

西南邊疆

論著

近週期日斑與昆明氣候

陳秉仁

滇緬沿邊問題

張印堂

粵北山排住民(僑)之探討

胡耐安

雲南土民的神話

馬學良

跋大理三靈廟碑記

楚圖南

雲南與印度緬甸之古代交通

方國瑜

通訊

盤溪回教訪問記

盧振明

行紀

侏江紀程

陶雲逵

馮樹勳

西南邊疆各期目錄

創刊號

國防後方的四川	胡煥庸
孟定——滇邊一個瘴區的地理研究	凌純聲
雲南金河上游之地文與人文	熊秉信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的研究	楚圖南
論 POLLARD SCRIPT	聞宥
調查西南民族語言管見	吳宗濟
雲南西部彝夷民族之經濟社會	江應梁
班洪風土記(上)	方國瑜

書評

西藏情歌	華雨
羌戎考察記	落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	才

第二期

建設西南邊疆的重要	凌民璋
孟滄瀾連公鑛廠鉛銀鑛廠	何塘
一個原始農業生產的邊區——車里	張鳳岐
彝夷民族之家族組織及婚姻制度	江應梁
西南民族語文教育芻議	芮逸夫
拼音文字與雲南邊民教育	吳宗濟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的研究(二)	楚圖南
班洪風土記(下)	方國瑜

第三期

戰時邊疆移墾事業	鄒序儒
----------	-----

交通革命中之雲南	胡煥庸
思茅瘧疾及其流行之初步研究	后晉修
瘴癘與雲南人口	張鳳岐
彝夷歷法考源	董彥堂
湘黔夷語綴拾	馬學良
西南極邊六縣局概況	彭桂琴

書評

NUNG LAGAGE	宥
-------------	---

第四期

廣西省之現勢	張其昀
雲南之小麥與麵粉	徐季吾
雲南水利問題	丘勳寶
馬可波羅雲南行紀箋證	方國瑜
雲南鐵道建設問題的商榷	周光倬
滇越之物產與交通	單鏡泉
四川研究資料簡目	袁著

第五期

今後抗戰之西南經濟基礎	張其昀
雲南水利問題(續)	丘勳寶
滇緬叙昆二鐵路之軌距問題	茅榮林
昆明與騰衝之氣候	王文翰
雙江的茶業	彭桂琴
雲南西南緬寧	震聲

近週期日斑與昆明氣候

(中國天文學會第十六屆年會論文)

陳秉仁

一、緒言

太陽斑點之盛衰，確與地面氣象各要素，有相當關係，曾經海內外學者之論定，多謂日斑增減，與氣象要素之變遷，關係複雜，隨時隨地而不同，應就各處特別狀況，分析研究，或能發見變化顯明之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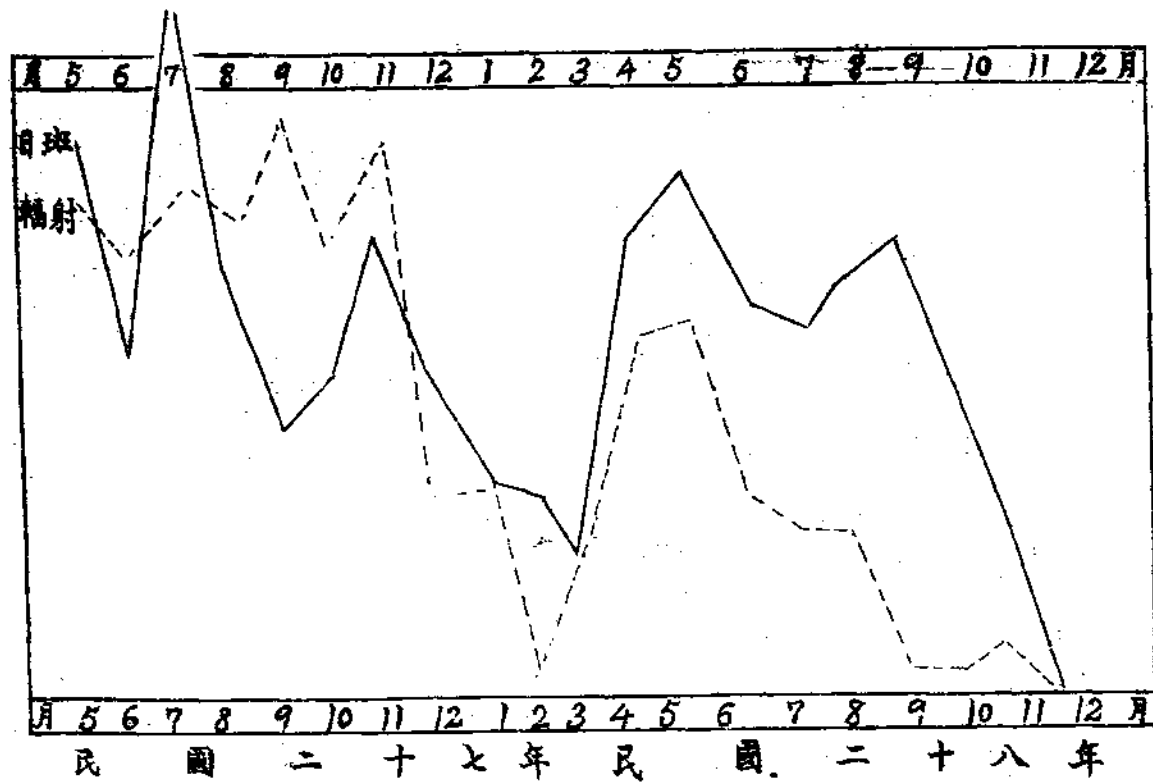
近一週期內，自民國二十六年以後，日球表面，異常擾亂，為六十年來所罕見，人類生活，特狂憤不安！世界氣候亦多遽變，際此時地，頗增研究興趣。

日斑在日面之位置中偏，面積大小，羣數多少，及輻射強弱，影響各地氣象要素，既不單純，僅就各年月之平均概數，綜合比較，結果自難精密；本文以民十七年至民二十八年，秉仁實測所得，依張子春先生，論廣州氣候與日斑關係例，取太陽輻射，雨量，氣溫，氣壓，最重要素，與日斑平均數值，大概比較，推求昆明一地氣候，與日斑之相對變化，作初步之研究，冀就正於本會諸先生！

二、近年日斑與日輻射之表現：

根據民國二十七八兩年，昆明省立測候所，在太華山巔，用黑白球無氣日溫計，測得結果，採其各月平均值，作日輻射變遷曲線，與日斑同月曲線相對比，如圖一：

民國二十七年 民國二十八年



圖中兩年夏季，（五六七月）日輻射曲線，與日斑曲線，姿態幾全密切。關係一致，甚屬顯明！二十七年兩曲線全部同高，二十八年兩曲線全部同低，對應表現確實；二十七年，同有兩高點兩低點，二十八年春夏，（二月至七月）同有一最低點及最高點，消長極能調和。

圖中兩年夏季，（五六七月）日輻射曲線，與日斑曲線，姿態幾全密切，關係一致，甚屬顯明！二十七年兩曲線全部同高，二十八年兩曲線全部同低，對應表現確實；二十七年，同有兩高點兩低點，二十八年春夏，（二月至七月）同有一最低點及最高點，消長極能調和。

惟二十七年九月，輻射曲線之極高點，遲於日斑曲線極高點兩月，二十八年二月輻射最低點，早於日斑最低點一月，或因雲量之故，至十二月兩曲線同一低降，復全相合，二十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兩曲線變化形態，極相類似。

二十七年九月，及二十八年九月，兩曲線趨勢相反，頗不規則；又二十八年九月後，日斑遞減，等差直下，而輻射乃自五月始，漸次低降，時幅先後，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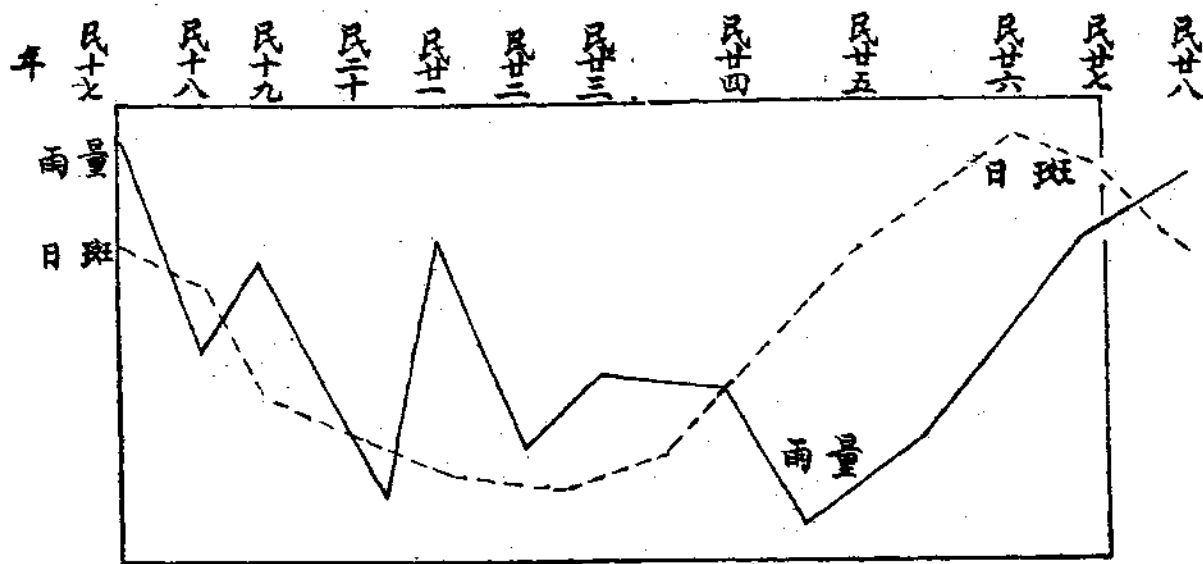
不同，但兩者大體變遷，仍有共鳴趨勢，足見昆明地面太陽輻射熱力，常隨日斑消長以變化，上圖誠深切表明矣。

三、近週期日斑與昆明雨量之關係：

日斑消長之週期，平均為十一又百分之一三年，已經証驗確實，如前週期自民國六年，日斑平均相對數 103.9，為最盛之年，至民國十七年，日斑平均相對數 77.8 亦為最盛，相距適合十一年餘。

近週期自民十七年日斑盛時，昆明雨量極多，八月大水入城市，是年雨量總計 1743.4 公厘；再十一年，即民二十八年，七月迄九月，昆明雨量又多，全年雨量得 1595.1 公厘，附近各縣，水泛成災！巧與日斑最多週期相合，頗非偶然！

雨量關係各地形勢位置，及氣象要素甚多，並不單純，茲就日斑增減年平均相對數，作成曲綫，如圖二，與昆明近十二年來，雨量總數相比較，已能表示兩者大概相關之變遷趨勢。



本週期日斑年平均之最多數，雖不在民二十八年，而在民二十六年，似不規則，但詳究十二年中各月日斑平均極端最多數，乃在民二十七年七月，且民二十八年，四五月及八九等月，日斑平均相對數，皆超越一百以上，不為不多，是連續三年，俱係日斑極盛時，昆明在此連續三年之雨量，繼漲增高，實仍相對應也。

圖中曲線，在民十七年，昆明雨量，既隨日斑數盛而大增，民十八及二十年，復隨日斑數衰而遞減，雖民十九及民二十一年，有不調和姿態，而大體遞降，仍有共鳴趨勢，尤可注意者：民廿我國長江黃河各流域，同罹水災，雲南昭東一帶，泛濫空前！乃當日斑盛後之第三年，殊是年昆明雨量，反特形減少，不及歷年準平均數 1162，（詳見拙著民廿水災與天氣）如物特Walter氏所謂，「雨量與日斑相隨增多，有一定地方及原因」，是昆明地位特殊，不能以長江流域一概論矣。

且民十九及民二十一年，昆明於此一週期中，復有兩年多雨量，乃與黑耳麥Hellmann教授，觀測西歐三十餘處，經五十五年之統計，「日斑變動一週內，有二次極大降水量」相符合；至民廿五年，昆明雨量又不足，與民廿年畧等，似昆明少雨之年，在日斑最多或最少之前後三年，此與歐洲日本少雨之年，恒在日斑最多及最少期之一年前後，頗相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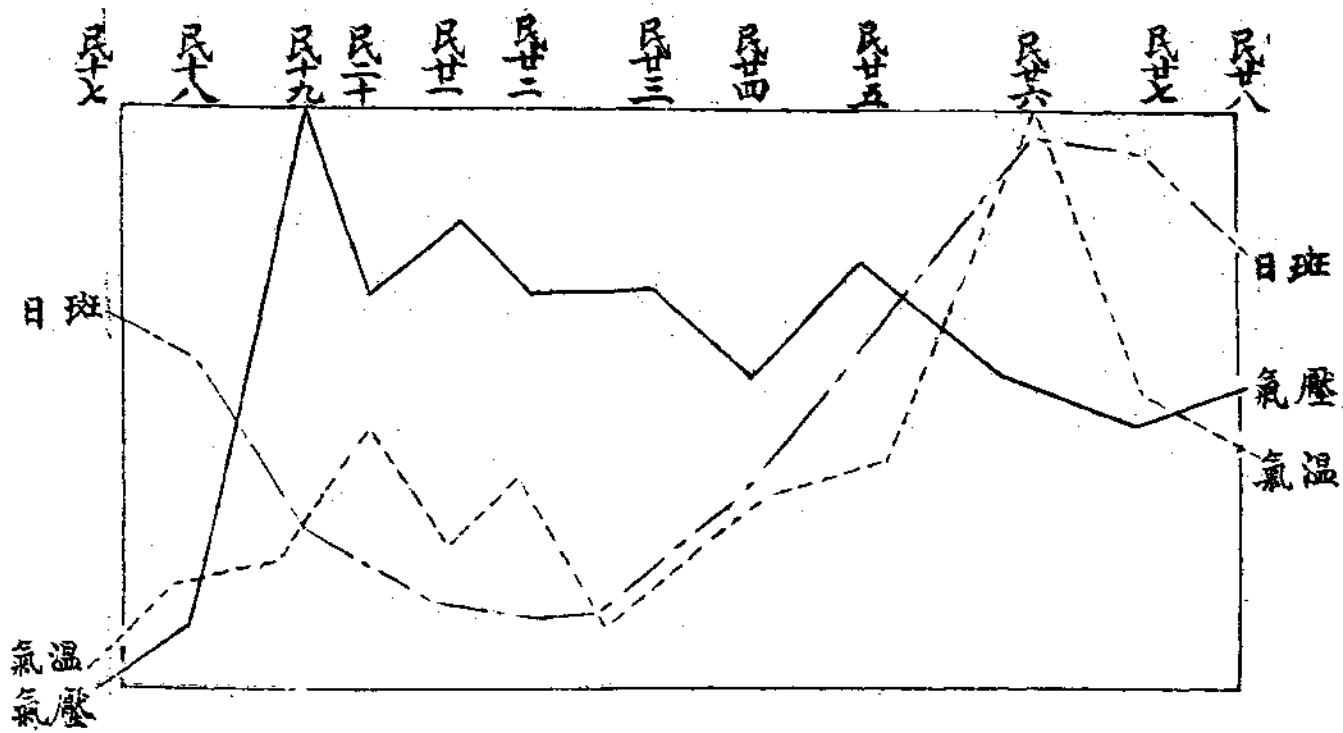
本週期日斑年平均相對數，極多在民廿六年，其前三年平均數即遞增，曲綫扶搖直上，甚形整齊，而昆明雨量最後極多，在民廿八年，其前三年總數，由最少遞增，兩曲綫同昇，確有共鳴姿勢；又民廿二年，日斑平均數最少，而昆明雨量，同較前後一年為少，亦著兩者之調和。

四、近週期日斑與昆明氣溫氣壓之影響：

通常地面氣溫氣壓與日斑之關係，日斑盛多時，平均氣溫變低，氣壓與氣溫變化原相反，故平均氣壓變遷，應與日斑平均數相調和，此大概也。

茲就昆明近十二年間，所測氣溫氣壓各年平均值，與平均日斑消長曲綫相比較，如圖三：

圖內氣溫曲綫，當民十七至民二十年間，顯明與日斑曲綫相反應，民二十一



至民廿三年，平均氣溫，昇降遽變，雖不規則，而曲線大體，尚有對應姿態，惟民廿三廿四年，兩曲線互相平行，及民廿六年，極端最多，高峯並列，殊出常軌；其前後民廿五及民廿七年，兩曲線復有相反趨勢，似為民廿六年氣溫特高所牽制，但氣溫與日斑同增最多，而昆明雨量，不即隨之高漲者，關係複雜也。

氣壓曲線，民十七十八年，頗與日斑曲線不調和，乃與氣溫同低降，斯為特例，至民十九年，平均氣壓突變極高，與氣溫始形相反，直達民廿四年，逐年變遷，俱顯與氣溫成相反對應，而大體遞降，頗與日斑曲線，有共鳴姿態；民廿五年，益形調和，但與氣溫變化同昇，至民廿六年，轉與氣溫相反，而對於日斑，似無何種關係。

綜覽本週期全部，昆明氣壓年平均變遷，當日斑最盛之一年前或後，多紛亂無規則，至日斑消極之年，及前後三年內，則與日斑曲線相調和，且與氣溫變化相反應。

日斑多時，昆明雨量隨之而激增，同時氣溫氣壓反隨之而低降，是昆明雨量

，不純因氣溫高蒸發多所致，良由日斑盛時，大氣活動中心，特占優勢，故低氣壓發生次數增多，雷雨盛行，地面蒸發加大，反使氣溫低降，實互為因果也。

五、結 論

由上比對所得，日斑各月平均數最多之年，太陽輻射增強，昆明雨商必逾恒，氣壓氣溫俱同低，而不為相反曲線。

日斑消長一週期內，昆明兼有兩次多雨年，而與少雨年相間。

昆明少雨之年，在日斑最多或最少期之前後三年。

日斑連續增多數年，則昆明雨量，亦連續遞增。

昆明水旱，少與長江流域他處從同，且有時相反。

此其大概變化相關之趨勢，若精密確定，尚待多期之考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九日寫於太華山巔。

滇緬沿邊問題

張印堂

值此抗戰期中，雲南已成為我國後方的重要省區，滇緬接壤的沿邊一帶，在我國後方的經濟建設上及我國對外之國際交通上尤為重要。這個有關整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地域的一切的重要既成了大家公認而不可諱言的事實，亦無向諸位贅述的必要。然其中仍不無困難之處，及應行注意之點。茲將明顯而重要者，列舉數端，以期促起諸位之注意，尤望滇籍諸君，因桑梓關係更應設法解決之，此不僅滇西一隅之福，實為全國之一大幸事也。

(一) 沿邊氣候問題 北緯二十四度半雲縣以南之河谷低壩；如孟撒壩，孟定壩，戶板壩，孟底壩，孟黑壩，鎮康壩，遮放壩，芒市壩等地，滇中人士，稱之為「夷方」，或「烟瘴區」，因盡為擺夷人所居，故一般人均視之為死窟，畏之若水火，故有「窮走夷方急走廠」（夷方即瘴區，廠乃沿邊之銀礦廠），「出門要去卡斯瓦，先把老婆嫁」，（卡斯瓦即保山以南之瘴區壩地，言如去斷無生還之望）等諺語。因為有這些瘴區的種種傳說，故非至山窮水盡，率皆裹足不前。因之滇緬邊區，人跡罕至，真象莫明。據該處土人云：瘴氣之由來，由於瘴風，其風聲色之奇異不下數十種，神秘不可言。但是近代醫學昌明，知道瘴氣不過是一種惡性瘧疾，並沒有甚麼神秘；并且瘴氣之由來，與地勢氣候等均有密切之關係，因瘧蚊之滋生，與溫度關係最大，在攝氏十四度以下，瘧蚊決無滋生之

可能，須在十六度以上，方能蕃殖，以二十四度以上為最盛，然至三十度以上則又漸衰滅。滇緬沿邊溫度不幸常在十六度以上，故宜於瘧蚊之生長，且因地勢低下，氣候濕熱，水道不暢，故蚊蟲特多；人民又無衛生設備，故常罹惡性之瘧疾，綿延愈廣，死亡日增，人咸畏之。如雲縣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午後四時陰影氣溫為二十一度，日光下氣溫高達二十五度，幾等於昆明夏季最高之氣溫，雲縣夏季之悶熱，於此可見。雲縣原有十五萬人口，在近五年內，因瘧疽而死亡者，在三分之一以上，城內在二十七年有四千人，當年因瘧疽而死者，即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城東二十公里之孟浪村（現名茂蘭）對內有三百戶，於二十七年一年中，死絕之人家，竟達七十戶以上。死亡多在秋冬之際，因夏季已種病源，秋深即行爆發，故臨近各縣之人民，大都不敢前往，人工非常困難。當鄙人去年十二月中到達雲縣城（為我滇最南有城垣之縣城，再南之得勝等縣均無城牆）時，見人烟甚稀少，遠不如昆明附近村鎮之繁榮，且市面人民均面黃肌瘦，十之八九，穿白帶孝，戶戶均帖藍白喪聯，景象至為淒慘，偶有少數結婚紅聯，據聞係恐子嗣斷絕而提前結婚者。由此可見惡性瘧疾為害之烈，確有過於洪水猛獸。滇緬間之貿易，一向限於冬季，大約均係霜降後去，清明前歸，每至雨季，無人往來！此種現象，對滇西經濟建設與滇緬貿易上影響至大，但此種障礙，可藉助於砍伐叢林，開墾荒蕪，疏通水管數澤，廣施醫藥，改良飲食起居，添增衛生設備等，而漸以消除。關於滇緬沿邊經濟啓發上，應注意之問題此其一。

（二）人工問題 滇西外移之人口，為數頗多，每年結得黨出滾屏一路至緬甸之工作人數，約在萬人以上；多來自祥雲，鎮南，牟定，保山，昌寧，順寧等縣，皆係霜降後去，清明前歸，頗似東北開墾之初期，貴魯農民春去冬返的季節移民之情形。前往之人，多到班海充礦工，或任休木修路及建築等土木工作，當時每人可購數十至數百盧比不等，邇來以外匯高漲，尤為有利，在平時不鏽小補，然值此抗建時期，前後方需用之壯丁甚多，尤以滇西鐵路公路等修築之需要更為迫切，因招募甚難，乃施行徵調，加以徵兵實行後，人民之智識水準過低，故多相率潛逃，緬甸近在咫尺，出境又無限制，人工多一去不返，致過去有利之人工移動，反而變為國家重大之損失，因此滇西路工及一切其他之經濟建設事業，人工缺乏，頗難迅速進行。按平時各縣，均為田多人少之地；一般農戶，尚屬富庶

；自抗戰以來，因抽調壯丁，徵募工夫的影響，各地農戶皆感不敷分配；例如祿豐全縣共六千九百戶，截至二十八年底止，共抽去一千二百人，計約每五戶抽去一人，且抽去者多為有耕作經驗之農民，致使生產及農工，均受影響。又抽調壯丁之方法，未臻十分完善，由此農民之負擔，亦頗有增加，如保山縣北之鳳儀鎮，至二十九年一月止，已出兵役十六名，鎮內共有九百餘戶，所出之兵，每名須給予伙食費三十元，治裝費一百二十五元，每戶之負擔已達三元，農民之生計，因之頗感困難。但在此抗戰時期，人力物力，均應貢獻於政府，在戰時此種現象，乃為無可奈何之事，惟自行逃往外國之壯丁，實為國家之敗類，似應嚴格制止，以免減少抗建之力量。

（三）居民遷徙問題 滇西邊區，向以產烟著稱，馳名各地之「雲土」，即產於滇緬沿邊各地，種植罌粟所獲之益，常數倍於其他農作，即從事販運之商人，亦獲利甚豐。然鴉片之毒，舉世皆知，故政府乃厲行烟禁。滇中自限期禁種以來，頗著成效，惟鄰近沿邊之一般愚民，以大利所在，不肯放棄，多相率遷移，有移至沿邊半自治之土司地者，有移往滇緬邊地者，繼續種植，以收厚利。在初時沿邊夷方，因地曠人稀，歡迎外人移入，極盡提倡之能事，始則須全家移入，方得領地種烟，繼則非全寨戶口移入，不准入境；然不多時，夷方土司官及緬境土司地，忽感外來之人口若多，不但不能增加生產，且對土人之生計有所威脅；乃一變以往之態度，而禁止入境，但終因邊陲交錯，防不勝防，加以我方徵兵徵工之繁重，故相率潛逃前往種烟者，仍有加無已。結果邊民衝突時起，盜匪叢生，滇緬雙方因此而引起之政治糾紛日多，此與我國沿邊之一切政治設施及經濟建設亦不無影響。

（四）民族問題 滇緬沿邊，素稱夷方，居民多非汉族，沿邊夷民，向以種烟為生者為數頗多，如騰衝縣屬之野人山地，及瀾滄縣屬之班洪地，及南段未定界之葫蘆王地，種烟均甚熾。種者多為夷民，居班洪與葫蘆王地者為卡瓦人。滇邊之地勢與民族，與緬甸北境，大致相同，有不可分離之連繫，野人山之山頭人與緬北喀欽人，原為一族，且均受英人之軍訓（即所謂英緬之來福槍隊），現因我方突禁種烟，彼等感於生計之斷絕，故不聽命令，繼續種植，我方若以武力解

決，則恐引起反感，致夷民團結作不利於我國之政治運動，若置諸不問，則又有損我行政之主權，此正為我國沿邊行政長官所躊躇不決之一大問題也。

(五) 未定界地政治問題 滇緬沿邊，疆域毗連之處不下數千里，且南北均有長大之未定界地，例如滇緬鐵路西段路線所經之孟定以下，須經戶板始達滾弄而接緬境，戶板及其以東之葫蘆王地，同為中英緬南段未定界地，該處雖經中英雙方數度之勘查，但迄未劃定。此未定界之地域，雖向為我國藩屬之一部，且住民亦多願歸順，然因我方實力欠缺，大有鞭長莫及之勢，愛莫能助，坐令強鄰窺視，不能行使主權，殊為可惜。此於滇緬沿邊之經濟啓發及治安之維持，關係尤密。且英人對此一隅，早已視為所有，銳意經營，具工築路，維持治安，對民衆則不榨取，不壓迫，施以小惠，盡量優待。窺其用意，無非欲收買人心，供其驅使，且派兵深入，駐守各地。如爐房，班弄，班角，戶箕等地，均搭有營房堡壘，監視森嚴，其駐軍地點，侵入滾弄北已有百里之遙，而其經濟勢力擴展之地域，尚不止此。而我國置若無睹，且有默認之勢，太阿倒持，言之痛心！況未定界地，雖居邊荒，然對我國西南邊陲國防上及滇緬鐵路交通上之關係，至深且鉅，早日設法恢復為宜，斷不能遺諸他人；供其為吞食之階梯，關心滇緬沿邊前途者，更不容忽視此問題也。

(六) 貨幣問題 沿邊各地，因政治上之紊亂，及管理上之不統一，故市面上行使之貨幣，極為複雜。如得黨境及順寧境之耿馬地，尚用半匪銀幣，呼曰「花錢」。孟定、戶板一帶，花錢及盧比混合使用，及至戶板以南，則全用盧比。交易不便，折合困難，此貨幣不統一之現象，實為沿邊貿易上之一大障礙，於沿邊之經濟建設上，影響亦鉅，此亦為沿邊應注意重要問題之一。

(七) 語言問題 沿邊居民複雜，語言不一，即滇西內地，亦莫不如是，如彌渡，雲縣一帶，以土家，羅羅及苗人為最多，再南如耿馬，孟定，戶板等地多為擺夷，且擺夷區之山地上尚有山頭，栗蘇、本人、崩隆、卡瓦等，故在沿邊各地，每至街期，各族盛集，多至十數種，頗似民族之展覽大會。各族各有其語言，故甚為複雜錯綜，因語言為交際之媒介，於通商貿易上尤為重要，現語言既不統一，不但有碍貿易，時起糾紛，且於整個沿邊之啓蒙上，關係亦大，此問題亦

應注意及之。是以爲便利沿邊之行政與啓發邊地之富源計，於我國大學之語文系中急應添設邊地夷語課程，於我國當前之需要，比之其他東西洋之各國語言，或尤過之。

(八) 國際政治問題 我國爲支持長期抗戰爭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故在萬分艱難中開發滇西富源，興修滇緬交通，然大部之建築器材，不能自給，須由外國輸入，其輸入之路線，過去不外越南與緬甸，故須依賴英法之協助，方能奏效。但各國爲其本身利害之關係，對我之態度時有變更。法國以往對滇緬間之經濟啓發與交通之修築，即不同情，因恐滇緬間之貿易關係與交通方法改進後，滇越貿易與貨運，爲其所奪，是以法方對叙昆鐵路材料之運輸，予以種種之便利，而於滇緬鐵路材料之運輸，則反加阻止，此因叙路能早日通車後，於滇越路貨運，可更趨有力之故。加以倭寇曾經對滇越路施行數度轟炸，尤與法人以藉口。在歐戰未爆發前，滇緬鐵路所需材料之運輸，即無補益，後法國戰敗，越南因受日寇之壓迫，滇越貨運，全部停頓；致滇緬，叙昆兩路所需之材料及我國經滇越整個之對外運輸，遂告中斷，後因歐戰緊張，英國形勢孤立，無暇東顧，故亦曾對倭一度屈服，而斷我滇緬公路間之貨運三閱月（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七日），於我滇緬鐵路修築上及整個對外之關係上不無影響。由此可証，藉列強之援助啓發後方富源與發展對外之交通等甚不可靠。故處此無可奈何之境，除自力更生外，滇西的富源與對外的交通恐無利用維持之希望。

(九) 走私問題 滇緬沿邊，綿亘數千里，地勢錯綜，交通路線繁多，通商官路雖由騰衝海關明令指定，限於騰衝經牛圈河，至密支那。或由騰衝經蠻允，至八莫。或由龍陵經駁町至臘戍。或由南傘通麻栗壩。或由孟定經滾弄至臘戍。且於各路要隘，設有關卡，以維正常貿易。惟往來貿易繞道走私者仍盛。據海關人言：「緝私雖嚴，但滇緬沿邊走私之貿易數額約佔總貿易數額百分之五」。爲數不爲不鉅。按走私原因，固爲避免關稅，而其重要之原因，乃爲偷漏消費稅，因消費稅較關稅爲重。關稅乃保護本國工商業發展之壁壘，且爲國家主要稅收之一種，如常任其散漫不獨影響國家之稅收，亦妨碍工商業之進展，望有關當局，注意及之。

(十)地名問題 我國邊地，因地名之不劃一，致引起之國際糾紛頗多。中英滇緬未定界地，即因孔明山與公明山及高黎貢山與高良工山等地名上之爭執而引起，似此情形者，多至不勝枚舉，查諸重複之地名，多因民族遷移所發生，且地名相同，而距離有達四百公里者，如雲縣之孟浪（現改爲茂蘭）與得黨之孟浪（現改爲明浪）相距二百公里。於滇緬鐵路西段所經之處，因民族複雜，且又遷移不定，故地名之重複混亂尤多。此種現象，在沿邊未定界地方，更易引起國際之誤會與糾紛。如孟定東二十二公里與班洪交界有一寨子名南澗，此外在彌渡南四十公里亦有寨子名南澗，兩地相距四百公里。再滇緬鐵路之終點，有指爲南大者，有指爲蘇達者，且又稱南大，蘇達爲一地者，含混不清，莫知所指。殊不知南大位戶板東北高山上，拔海一千七百餘公尺，而蘇達乃居戶板壩中，拔海在五百公尺以下，兩地相距二十公里。凡此八地名之混亂與不劃一，我如置之不理，則恐又貽英人將來侵佔之藉口，故此種劃一地名，明定疆域之工作，確爲刻不容緩之急務。

（張印堂教授在聯大雲南同學會講）

粵北山排住民(僜)之探討

胡耐安

粵北各縣之山排住民，古有僜之稱，今則僜已漢化或土化，不復可辨。然亦有謂陽山縣屬者為僜，（讀如僜改作僜）或謂過山僜即僜。但吾人於連陽三屬之山排住民，（連縣連山陽山）直統稱之曰僜。其在乳源、樂昌、仁化、始興、曲江、諸縣者，亦渾而合之曰僜。在曲江者，或別稱之曰仲家，（仲，史籍作种，屬夷之一種）或亦謂為僜家（僜讀如鐘）仲僜音雖類似，但究其氏族，則相去逕庭矣。

連陽三屬稱僜之聚居地。所謂八大排者，即指連縣屬之油嶺排，行群排，（今稱南江排）橫坑排，與連山縣屬之軍寮排，馬箭排，里八峒排，火燒坪排，（今簡稱火燒排）大掌嶺排，陽山縣屬之各排不與焉。惟以時代變遷，昔之號稱八大排者，如橫坑排，馬箭排，里八峒排，已非復當年之昌盛。而新興之排，如三排，已凌駕於各大排之上，如牛露水，亦已日見昌盛。但僜民之於八大排，仍復有其宗派之追尋。大排之下有小排，有冲或寨，各有所宗。其在連縣屬者稱外三排，在連山縣屬者稱內五排。

粵北之山排住民，究其所自。考諸載籍，據隋書地理志：

長沙郡雜有夷蠻，名曰莫僜，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名。其男子著白布襌衫，無巾袴。女子青布衫，斑布裙。皆無鞋屨。婚嫁以鐵鈷鐸為聘財。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然。（按：隋熙平郡即今之連陽

三屬)

此爲「搖」之初見於史乘者，據廣東通志：「俗本槃瓠種，由楚省蔓延粵之新寧、增城、曲江、樂昌、乳源、東安、連州等七州縣。」據連州志：「俗本槃瓠種，產湖廣，溪峒間，卽古長沙黔中五溪蠻也。其後生息繁衍，南接兩廣，右引巴蜀，縣亘數千里。在連者爲八排，峒，崇山峻嶺，錯處其間。連州屬三排，曰油嶺、行祥、橫坑。連山縣屬五排，曰軍寮、馬箭、里八峒、火燒坪、大掌嶺。八排勢相毗連，外屬有二十四小排，悉八排支派，延袤二百餘里。其人椎髻跣足，衣斑爛布褐。男女以綠朱鷄毛置髻鬢間，謂爲美觀。婚配以歌聲倡和爲喜，度衣帶長短爲定。婦人以黃蠟膠髮，融結成板，名頂板。諸性皆獷悍，重然諾，畏鬼神，喜讐殺。又能忍饑行鬥，左懸長刀，右負大弩，手持長槍，上下山險若飛。戰一弩一槍相輔而前，執槍者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踞刃而射，敵或冒刃逼之，槍無所施，釋弩取刃，奮擊以殺。度險，則整其行列，去遁去，必有伏弩。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跣，使頑木不仁，故能履茨棘不傷，僦僦若野獸然。宋紹興間，（西元一一三一——一一六一）有州人廖姓（顛）仕粵西，攜僮僕男婦十餘人歸連，遣入山谷耕種。厥後丁口蕃息，分爲八大排，二十四小排，近增至五十餘小排，然皆八排支派，狼戾獷悍，向爲三連之蠹。」據連山縣志：「連山古無搖，宋淳熙中，（西元一一七四——一一八九）有連州人廖顛者，仕廣西提刑，歸攜僮僕十餘人，散居油嶺橫坑間。其後生息蕃滋，漫延連山，共計八大排，五小排，一百三十餘小冲。在連山者：五大排，三小排，七十二小冲，人口約六萬餘。其族椎結徒跣，男穿耳帶環，以五色鷄毛飾髻。女袒胸戴白墊角巾者曰排搖，以三角薄板繫髻上者曰帶板搖，髻上帶長筭一枝者曰帶箭搖。板搖箭搖，居黃南龍尾諸冲，善良守法。排搖則好鬥嗜酒，喜則人，怒則獸，自明以來，嘗爲邑人患。明崇禎（西元一六二八——一六四三）及清康熙（西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一）道光（西元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光緒（西元一八七五——一九〇八）間，屢煩大兵進討，然後綏靖。入民國以來，謹守法紀，納稅以時，赴墟不擾，與邑民有交涉，則奔縣求申理，恪遵裁斷，民搖可謂相安矣。顛負險族居，自爲風氣，與談公益則不顧，招以教育則不就，獠獠狂狃，情形蓋猶昔也。」

」。陽山縣志又曰：「住居高界，鹿臂、石羊、石磴、新闢、竹山尾等山，不巾不履，男以綠朱鷄毛簪鬢間。婚姻以歌唱相悅，度衣帶長短為定。其人耐寒暑，善走險，精藥弩，慣捕獵，重然諾，畏鬼神。婦人以黃蠟膠髮結成爲板，名頂板橋。其外洞崖人與漢人雜居，間有業儒列膠庠者。又有老鴉坑僑，原土著人，以效僑所爲，故亦曰僑。僑居白芒、相坑、等山，本廣西狼兵。明天順間（西元一四五七——一四六四）奉調征剿，遂於此生聚，然皆散處洞谷。衣絨繡，無巾履，出入佩刀，相接以扼頸勸觴爲敬。男女涉水，以男由下行爲知禮。少女甘妻老夫，子多出爲贅婿」。

右據各志，以連山縣志爲最新鐫。（鐫於民國十七年）若夫僑僮之辨，則曰：山居爲僑，峒居爲僮。（連州舊志）

僮性質粗悍，露項跣足，花衣短裙，烏言夷面，自耕而食，又謂之山人。出湖南溪峒，後稍入廣西右江等縣。佃耕荒地，聚積稍多，因逼挾田主，佔據鄉落，遂蔓延入廣東省。其初來尚以聽招爲名，佃田納租。種類與僑人不同，時相仇殺。故有司及管田之家，頗賴其力以捍僑，厥後衆聚勢強，爲患則與僑等。連州無僮，惟陽山連山二縣有之。（連州志）

至過山僑之稱：過山僑者，居無定冲，視山坡有曠地可墾，即率妻孥爲紀結茅住之。雖勤耕作，亦濫費用。男女衣服，飲食較清潔。耕作餘閒，則結隊游歷，尋得佳勝處，又徙宅從之矣，故曰過山僑。（連山縣志）

更有所謂真僑、賈僑，主僮、客僮之分：盤姓爲真僑，異姓爲賈僑。土居爲主僮，瓦舍爲客僮。真僑馴，賈僑詐。主僮富，客僮貧。（連州舊志）

詢諸僑民自身，可歸納爲下列諸說：（一）該排唐鄧二姓，係來自湖南道州。（大掌嶺排）（二）該排唐姓始祖唐四公之父，原爲湖南道州人，以受族人殺人之累，被驅逐，流至連州。於艱苦流蕩之生活中，成家立業，生子三。但仍攜長幼二子歸湖南，僅次子留連州，次子即遷油嶺始祖唐四公也。唐四公先在連州賣菜糊口，繼至三江闢園種菜，終於發見油嶺，遂家焉。（油嶺排唐姓）（三）該排係由廖姓貴人，自廣西攜帶來連州。（油嶺排）（四）該排等，係由廣西遷來。（上洞排白芒排）（五）該排之祖先，係由湖南經樂昌移家陽山。（菜坑排）

此外尚有一說：昔有解差押罪犯八人，路經連州，遇迅雷暴雨，以致迷路，罪犯遂逃匿深山。今日所稱之八大排，即該八罪犯之後裔云。

吾人嘗遍歷連陽三屬之各大排，稽其譜牒，於粗紙塗鴉之字句中，尋其所自，大都爲上溯至十五代而止。油嶺排稱爲所最先至之地，若大掌嶺排，若三排，皆自油嶺排蕃衍而成。現連縣廖姓（即廖頤之後裔）尙歲一至外三排收取山租銀。租額年約國幣二百元，廖姓以之繳解連縣賦稅局者爲國幣四十元。收租時並須以酒享繳租人，至今外三排尙有稱廖姓爲由主公者，內五排則繳租稅於連山縣政府，且不以山主公相稱也。依常推理論，十五代相承之年代，約當五百歲至七百歲亦可推算之謂當西元十三四世紀之交，其時蓋元明之際也。復於大掌嶺排南無經文中，見有『大明國廣東過廣洲府連洲連山縣永福鄉唐家水下坪源大掌嶺東向立壇居住』等字樣，其中坪字有作平字者，永字有示字者。以言今日僑民之服裝，徵引典籍，似多類同宗明遺制。意者當元清以異族侵入華夏之際，志士仁人之不願臣事異族者，相率遁避於窮僻山陬，葆其清白。而此窮僻山陬，自不能不有其土著之氏族在，婚媾互通，習俗以易。南無經之流入，或可謂肇始於斯時，故經文如是云云。而譜牒之僅溯及十五代者，蓋亦此輩志士仁人之所遺，其原有土族，則未有也。是則今日之所謂者，其中殆多宋明孤臣孽子之流胤歟。若夫遠溯以上，約當西元三世紀至六世紀時，（自晉歷宋齊梁陳以至于隋）中原鼎沸，民不聊生，西南片土，較爲安靖，而窮僻山陬，直亂世之世外桃源。吾人觀西南各少數民族，若苗，若夷，若僮，莫不由黃河流域越長江流域進入湖廣，散佈於湘、黔、桂、粵各省。粵北各縣之僮民，當亦莫之外也。同時吾人於湘桂粵接壤之區，如湘之江華，永明，藍山，臨武，桂之賀縣，鍾山，富川，恭城等處，皆有之散佈，但粵贛接壤之區則無有也。粵北各縣之僮，東至始興而止，縣東通志所列之新寧增城，今已無復有之氏族在，或他徙？抑或同化？暫不置論。此外聞粵西南之合浦，靈山二縣，亦有僮之族。要而言之，吾人於中華民族內之少數民族，除血統語文習俗等之分析外，於其時代環境與夫政治影響等問題，亦應爲詳盡之檢討。吾人曩歲於黔東苗區，曾翻閱一吳姓苗民家譜，則赫然爲吳三桂之後裔。（詳見拙著之苗鄉一瞥）君主權威，九族是夷，所謂亂賊子之逃

入山陬，化爲苗僑之族，真意中事。又如稗官家言：楚桂之亡命者，逃匿僑山，浸漸而成贛僑云云。此輩亡命者，或亦即志士仁人之流亞？一擊不中，惟有亡命。所謂成王敗寇，歷代史志，其信而可徵之成分，蓋微乎其微耳。證以僑民之稱吾人爲平地奸，追尋所自，要不能謂爲無因；推究所因，其目爲奸者，必自以爲忠，忠奸之分，固不免有民族間之歧視，而政治意識之影響，或亦有所云然也耶？

若夫僑之一族，居今日廣西人口數字中之重要地位，但在粵則不復見，蓋早經同化矣，有謂陽山之僑卽僑，亦有謂過山僑卽僑，皆非也。又有謂陽山爲韓昌黎舊遊地。流風遺韻，故陽山縣屬之僑，有身列膠庠者，此說似是實非。其所謂身列膠庠者，蓋卽早經漢化之僑，若僑則渾渾噩噩，固一仍其舊也。

就僑民之姓名，亦可推究其宗支派系，僑民於氏族之系統，建立於『房』。其取名也，卽以所屬之房名夾置其中，如盤和生一，如唐明倭二，如龍八盤界二，如沈盤一房法三，如房表高石頭一，如李僑里表路，其『和生』『明倭』『八盤』『盤一』『表高』『僑里』，卽其所屬之房名。房名下之一二或其他字樣，則其名也。惟以用數字爲多，因之吾人每至一談，詢山民之姓名，幾人人同稱，如鄧姓之鄧一或鄧二鄧三，趙姓之趙一趙二趙三趙四，不知其幾也。

以言粵省境內之少數民族，或亦稱之曰特種民族，實繁有徒，若海南島上之黎與苗，若珠江水上之蠻戶，（有列鬻於漢族之內者）其具有學術上之探討性，實較重於粵北各縣之僑。甚願倭氛早息，假我時日，要當不枝不求以鄭重探究之也。至於苗夷僑黎等之專稱，實無所用其忌諱，人我齊觀，不以虫豸視人，所可矣。

謹按史乘，所謂『苗僑』族之所由來，大率謂係『槃瓠』之裔。據搜神記：『高辛氏有老婦人得耳疾，醫爲挑治，得一物大如繭。婦人盛之瓠，覆之以盤，促煖化爲犬，其文五色，名曰槃瓠』。

以言槃瓠之所以成爲『苗僑』族之祖，則通志之紀載頗爲詳盡：『昔高辛氏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之首者，賜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後

，槃瓠銜人首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又無爵之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令不可違信，固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豎之結，著獨立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嗣子，衣裳斑爛，言語株儻，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痴內黠，安土重遷，以先父有功，母帝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獮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媿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搜神記作於晉，通志成於宋，晉去高辛氏之世爲二千餘歲，宋則更爲遙遠。而搜神記一書，又屬恐誕不經之作，於此，姑引『苗鄉一樹』中語於下：

其實一個民族的由來，推究到終極的點點，都不免有神話似的傳說。如盤古氏的開天闢地，如上帝的造物做人，向科學先生去申辨，當然不是『進化論』比較可信。再說，蓋古槃瓠音實相似。在各種官雜記中，於苗裔族的紀載，常有『祖盤古而宗狗頭王』語。又有於狗頭王句下，續以『王卽槃瓠也』的註釋。盤古與槃瓠，是一？是二？這是值得踴疑的。盤古有不有其真實的証據？太史公說得有：『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誨馴，縉紳先生難言之。』何況又遠在黃帝之世以上？當然更是難言。

若盤古廟，則粵北各縣隨在可見，而連陽三屬尤多。是則裔之深入叢山，固非古已如是，時勢之見偏，有不得不然者也。

考裔原稱莫裔，由此以釋其『不任裔役因而稱裔』之說，亦覺信而有徵。又有以莫裔（Mogao）之音苗（Miao）音之相近似，認裔乃屬苗之宗支，吾人今列苗裔爲一系者，蓋本此也。

本文僅及連陽三屬，良以連陽三屬爲裔之聚居地，其他各縣，人數既渺，分佈復散，願得時日，以待續論。

雲南土民的神話

馬學良

引言

神話是信仰的產物，而信仰又是經驗的產物；人類的經驗不能到處一樣，而他們所見的地形與氣候也不能到處一律，譬如希臘的神話和中國的神話，因為地形與氣候的不同，所表現的色彩也截然不同，希臘人愛男子尚武勇，女子尚美媚，把人類的生活，向着美的方面進行，所以希臘神話是代表人類「戰爭戀愛」的一切情欲的；中國的神話，大半是表現封建思想禮教觀念，勸人克己節慾行善除惡一類的，可見地形和氣候確能影響神話的色彩，要想了解一個民族的生活和思想的淵源，研究他們的神話，是最直捷的材料，神話是原始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心理情態的表現，原始人民因有強烈好奇心與迷信，務要探求宇宙的秘奧，對於自然現象都覺得奇怪，渴望得到解決的理由，只能創造荒誕的故事，以代合理的解釋，魯迅中國小說史畧說：

「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必出於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選衆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神話大抵以一「神格」為中樞。又推演為敘說，而於所敘說之神之事，又從而信仰敬畏之，於是歌頌其威靈，致美於壇廟，久而愈進，文物遂繁」。

所以神話是初民智識的積累，其中有初民的宗教傳說民族歷史以及對於宇宙

間自然界的認識等等。

中國的神話，何以很早便衰歇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畧說：

中國神話所以僅存零星者，說者謂有二故：一者華土之民，先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黜幻想，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之，然詳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而不別天神地祇人鬼。古者雖若有辨，而人鬼亦得為神祇。人神雜，則原始信仰無由蠟盡，原始信仰存，則類於傳說之言日出而不已，而舊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無光焰也。」

適胡之先生說：

「中國古代的民族是一種樸實而不富於想像力的民族，他們生在溫帶與寒帶之間，天然的供給，遠沒有南方民族的豐厚，他們須要時時對天然奮鬥不能像熱帶民族那樣懶洋洋的睡在棕櫚樹下，白日見鬼，白晝作夢，所以三百篇裏竟沒有神話的遺跡。」（白話文學史）

魯迅和胡先生的說法，固然是神話消歇的原因，但中國神話的歷史化，確是神話僵死的最大原因，（據玄珠中國神話研究ABC）把神話裏的神們都算作古代的皇帝或英雄，把那些神話當作歷史，所以黃帝神農堯舜禹禪，早已成為確實的歷史人物，這是中國神話的一大厄運，幸而在古籍中還保存着一些片段，如莊子列子淮南子，屈原的離騷和九歌，都有零星的記載和最有風趣的神話，此外，如山海經博物志述異記等都是包含神話最多的書；但神話的研究，只限於章句上面是不易於了解了，因為這些殘存的神話形式，已經脫離了生活信仰的連帶關係，無法認識與他同時的社會組織道德行為，一般風俗，而且傳到現在的文字記載，因為經過傳抄增損以及文人的修改藻飾，已經變為詭麗多姿，失去神話的本質了。要想從神話中知道原始生活的奧秘，必須由尚在活着的神話中去尋覓富的材料；因為神話是人類文明中的一項重要成分，社會的風俗習慣道德規則社會組織等，有時直接引證神話，以為是神話故事所產生的結果。而且不會開化的民族中，他們對於傳統行為的遵守，常被土人看得神聖不可侵犯，既有畏懼的情緒，又有

禁忌與特律的約束，神話在他們生活裏是强有力的支配着他們的道德與社會行爲，所以在那裏很容易找到質樸珍貴的資料。

過去一般文人雅士，把神話看作「異教邪說，妖言惑衆」的迷信產物，固然是錯誤的態度；但真要研究神話也不只是紀錄幾個故事，應當明了社會的結構土人的觀念，才會真正了解神話與社會的連帶關係，馬林雷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說：

存在蠻野社會裏的神話，以原始的形式而出現的神話，不只是說一說的故事，乃是要活下去的實體。即不是我們在近代小說中所見到的虛構，乃是認爲在荒古的時候發生過的實事，而在那以後便繼續影響世界影響人類命運的，蠻野人看神話，就等於忠實的基督徒看創世紀，看失樂園，看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給人贖罪等等新舊約的故事那樣，我們底神聖故事是活在我們底典禮，我們底道德裏面，而且制裁我們底行爲，支配我們底信仰，蠻野人底神話也對於野蠻人是這樣。

又說：

觀察者打貨認真地把握住神話的傳統方面，非得熟習土人底社會組織不可，於是當地起源這一類簡短的敘述才會使他完全理解，他也更認得清楚，……至於更大的全體故事，則非在土人底生活來研讀不可。（見李安宅譯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下引同此）

馬氏曾舉例說明研究神話要了解那個社會的重要，他研究拉巴義村的等級問題的一例說：

等級問題，是在這個地方十分重要的；根據便在拉巴義（Laba'i）村附近有個孔叫作歐布庫拉有人攢出來這件事。按常例，有一個「孔」便有一支人。可是這個孔是特別有四個族底代表都先後由此一孔而出。出來以後，又發生了一件事，這件是看着不算什麼，但在神話界乃是極重要的一件事，首先攢出來的，是開拉瓦西，是大蜥蜴，便是魯庫拉布他族底圖騰獸。這個獸抓着地走，最後爬到一個樹上，就在那裏作壁上觀，觀望後來發的事。不久攢出來一個狗乃是路庫巴族底圖騰，路庫巴原來是等級最大的，第三次攢出

來的是豬，是馬拉西族的圖騰，馬拉西族才是現在等第最高的。最末攢出來的是魯夸西西加族的圖騰。這個圖騰有的說是鱷魚，有的說是蛇，有的說是袋鼠，有的簡直不在乎是什麼。狗與豬各處跑，狗看見一種叫作「諾庫」(noku)的植物底果實，便吃了。豬說：「你吃「諾庫」你吃泥土；你是下賤的，是平民。我是王子，我是「古牙吾」(Guya'u)」從此以後，馬拉西族最高的分族塔巴魯人永遠是真正的酋長。要打算了解這個神話，只聽狗與豬的對話是不夠的，因為這些對話看着是不相干的而且是不算甚麼的。可是一明白當地的社會學以後，知道等級底無上重要，知道食物與食物禁忌在地位與族黨上的關係，知道那是人在社會上的主要標記，再知道土人將族與圖騰看成一件東西的心理——那我們便可起始明白，為甚麼這樣一件小事發生在人類誕育期便規定了兩大族底永久關係。要打算明瞭這個神話，我們非知道他們的社會學，宗教，風俗，與人生觀不可，只在知道了這些以後，你才能够體會這個故事對於土人的意義，而且為甚麼可以活在他們底生活裏面。假若你住在他們之間，會了他們的話，你便常常聽到這個故事是在他們關於各族黨底優劣等第的討論與爭辯上多麼有用的，是在他們關於各種食物禁忌上多麼會變成機警的詞鋒的，特別是，你要接近了這個地方社會，看見馬拉西族底勢力依然在演化程中，依然進行歷史的發展過程，你便可以與這積極活動着的神話勢力面對面。

我這裡再補充幾個類似的例證，譬如有些蠻野的民族往往在雞蛋裏發毒，禍害別人，如果不實際的明了這個民族的社會情形心理狀態，便無從知道這種損人的毒計，是有一段於他們的生活有關的神話，因為他們迷信在雞蛋裏放毒，如果被別人吃了種毒死後，放毒的家裏便可在三年內五穀豐登，人畜清吉。又如思普交界處的卡瓦族，每年春初，要用人頭祀神，如此方可得到豐年，又夷人區中男女老幼，都喜歡吸旱烟，每人身旁，帶一枝長烟袋，由他們的神話看來，才知道是迷信烟袋有避邪驅暴的魔力，所以夷人競吸旱烟，以為護身神佛。這都是生活與神話間有實際的連關帶關係，由這些例證，可以提示我們研究神話，必須深入他們的鄉土，留心日常生活中間的一幕一幕的實際情形，表現在具體行為之間

的事務，才會澈底了解他們的一切儀式與風俗的起源，發現只憑故事中得不到的奧秘，所以紀錄故事與觀察故事怎樣變化的走到生活裡面與社會實體的接近是應相提並重的，那麼我們研究民俗故事的新方法應當怎樣呢，馬氏曾詳明的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民俗故事是不能脫離儀式，社會學，甚或物質文化而獨立的。民間故事傳說與神話，必要抬到平面的紙面生活以上，而放到立體的實地豐富生活以內。至於人類學的實地工作，我們顯然是要求一個新的方法來搜集事實。人類學家不要在傳教士底庭院，政府機關，或者開墾底家園等享福底地方，配帶了鉛筆與記事簿，或者有時更來一點「威士忌」酒與汽水，而聽報告人底口述。而記故事，而使一張一張的紙充滿了蠻野人的字句；他應該走到村子裏去，應該看土人在園子海濱，叢林等處工作，應該跟他們一起去航海，到遠的沙洲，到生的部落，而且觀察他他們在打漁，在交易，在行海外儀式貿易。一切的知識都是要因親眼觀察土人生活而得來豐滿，不要由着不甚情願的報告人而擠一滴一點的談話。實地工作也可是頭貨或二手貨，即在蠻野人之間，即在棚居之中，即在不與實際土人或蠻頭的事實相近的地方，也可以有這種分別。露天的人類學，與傳聞的筆記相反。難是難，但也極有趣。只有露天的人類學，才會給我們原始人與原始文化底八方玲瓏的景色。這樣的人類學告訴我們關於神話的話，說他不但極不是無聊的心理消遣，而且是與環境的實用關係中一件重要的成分。

這種研究的方法，針對着不出戶庭只憑口耳傳聞的鄙陋態度。近來政府與一般有識之士，熱誠的倡導研究西南民族與提高文化的重要，而且已經有許多方面見諸實行，這當然首先要了解他們生活狀況與風俗習慣；上面說過，神話是統治支配着許多文化的特點所以應先從這方面着手，了解土人對傳統的心理，懸擬出他們過去的歷史，然後根據這個民族的心理狀態社會情形想出改進的對策，才能舉重若輕收事半功倍之效了。

以下的幾篇神話，承夷族青年李忠誠田靖邦二君之助，由實際觀察他們的文化習俗得來的；李君為黑夷，居尋甸鳳儀鄉阿世卡村；田君為白夷居宣威普鶴鄉

卡臘卡村；這幾篇小文，就是這兩個夷區習俗的一般。

最後關於邊民的名稱問題，也要附帶討論一下，並為本文引用「夷邊」名稱的說明。對於邊民的稱呼，向無定名，過去的稱呼，多是帶有侮蔑的意義，就以夷邊而言，普通稱他們為「羅羅」，這是最傷感情的稱呼，我常留心他們的名稱得到種種不同的說法：

一、羅羅 這是漢人對他們的稱呼，最易惹起他們的反感，原因有二：

1. 羅羅是嘍囉的音轉，據說漢人輕視他們，把他們當作奴隸看待，所以才這樣的稱呼，無異喊他們為僕婢，當然是刺耳的稱呼。（按炎徼紀聞卷四謂「羅羅本盧鹿而訛有今稱」蓋由來久矣）
2. 夷邊最虔奉的神 就是「皮朔」（P'iP-HO）據神話的傳說，這是他們的始祖，（詳人祖神話）用竹子編成籬籬的形狀，供奉在茂林岩穴之間，所以稱他們為羅羅，無異稱他們祖宗的大名，所以是很避諱的名稱。

按S.C.Glorke 在Among the tribes Southwest China一文中，關於羅羅得名之由來，說與此合，或亦由此傳說得來：

二、夷邊 這個名稱，顧名思義，說文「夷東方之人也」，蓋謂非我族類，意為邊遠之人，非華夏之民也。但這個名稱比較客氣點，他們也叫漢人為茲普，意為新來之民族，或稱沙普，即文化才智較高之民族，蓋夷人以土著自居，謂漢人為後來之民族，故常稱漢人為客家。但中華民族既是一個，這個名稱，總帶點互相歧視的意味，仍覺不大適宜，我採用這個名稱，在未正名之前，也只是差強人意。

三、納普（na-H'p'u）與素普（ne-H'su-H'p'u）黑夷自稱為納普，夷語「納」意為黑色，蓋以皮膚而分；白夷自稱挪素普，「挪素」為清秀溫雅之意，（按Lietard謂，「羅羅」為「挪素」之音變來，恐為附會之說）

一個民族的名稱，確有他們的重要意義，常感到應當探索其適當的名稱，如羅羅何不就以其自名「納普」等名呼之。常見漢夷為了稱呼的失當，以至發生

突，固然，有些人故存侮蔑之意；但也有誠然不知，而犯了他們的諱，無形中增加感情的裂痕，實在是極可痛心的事，所以維繫民族間的感情，「正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夷邊的人祖神話

一個民族必有他自己發源的祖宗，這個祖宗多半是神話中的人物，夷邊的人祖傳說是一個空幻靈美的神話，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是他們最崇拜的神，形成他們習俗的中心，所以很有紀錄的價值。

在上古時候，有弟兄三人，務農為業，雖然他們是一母所生，但性情各不相同，大哥生性暴厲，喜歡爭鬥，二哥較乃兄和善，但有一壞脾氣，常喜說人的壞話，至於三弟呢，誰都喜歡他，不但生得比乃兄清秀，且待人和氣，所以他父母最疼愛的一個兒子。

有一天，他們的父母突然想起了一件心事，把他們叫到面前，吩咐道：「兒呀！你們的年紀也不小了，要想法謀生，從明天起，你們去開墾山後的那片農地，作為你們將來的產業，誰肯努力幹，當然可以得到圓滿的結果。」三子聽了，非常歡喜，於是只盼望明天到臨。

翌日黎明，弟兄三人已經起床了，各人背着鋤頭，帶着乾糧，很精神的往山野裏去墾田，當他們穿過小山，就發現一片荒原，他們就運動着手中的鋤頭，努力的往地下墾，雖然在強烈的日光下，滿頭流着汗珠，這樣不停的墾着，直到黃昏方回家去。

第二天，他們還是那樣早的去墾荒，不料昨天所墾的田又復原了。老大老二，氣憤的罵着，老三却不顧的繼續努力，今天他們犁的更起勁了：彷彿要在土中墾出什麼怪物似的，到了黃昏才回家去，這樣接連三天，都是現墾現復，這使他們大為驚奇，好奇心打動了三兄弟，於是就商量怎樣去發現這個秘密。

第四天的早晨，他們仍照前一樣，到了那裏，並不動工，只呆望着天空，等候着夜的來臨，但是這一日又彷彿特別的長，始終看不見太陽的回去，與月亮的到來，他們因幾天的辛苦，伏在土堆上，呼呼的入夢了。

當他們睡得很甜的時候，却來了一陣風，於是他們的好夢也就喚醒了，他們

醒後，只看見一鈎新月高懸在碧空，幾棵老樹在清幽的月光下，枝葉可分，「大哥，你看一個白髮老人在翻平我們的土地呢，原來是他與我們作對」，老二忽然發現了月光下一個白髮老人拿着拐杖在翻弄土地，於是狂呼着喊他的哥哥：「這死老頭兒，讓我去打他」！老大喊着，就奔了過去，要打老頭兒，老二怒罵着，這老頭兒似乎沒有聽見，仍然很安靜的翻動着，老三急往攔住，跑近老人的身旁，很溫柔的問道：「老人家，你爲什麼要這樣做？要知道我們已經白白的辛苦了三天了」，老人微微一笑，看了看老三，然後拍着他的肩膀：「好孩子，爲了你，我不願隱瞞，老實告訴你，以後你們再不要墾荒了吧，因爲，在不久要天翻地覆洪水滔天了」！老人說完了這幾句話，回身要走，三弟兄恍然大悟，驚慌得馬上跪在地下，拉着老人的衣袖哀求：「仙人救命」！老人慈祥地扶起他們，笑了一笑，然後慢慢地說道：「孩子們，不要怕，我是特意來救你們的；你們聽我的話，就可保全性命了，你們今夜回去，每人做一隻木桶，不過各人的做法不同，老大要用斧斫，用鑿子塞底；老二用鑿子鑿，錐子來塞，至於老三你一定要用針來穿，鑿子來塞，這樣做好了後，各人就躲進木桶中，要等二十一天才可出來，並且，還要把鷄放在腋下，待到小鷄叫時，然後出來，才可無患」老人說完，忽的一陣清風就不見了。

三弟兄聽了老人的話，跑回家去，連忙趕着做木桶，不到天明居然給他們完成了，於是三人就很快的躲進了木桶，靜靜地等待着這可怕的一天到來。

果然有一天洪水泛濫，山崩地裂，狂風大雨鳥飛獸吼，所有的人都埋葬了。只有躲在木桶中的老三幸免，他的兩個哥哥，因爲曾經得罪了老人，並且老人也知道他們兩是壞人，所以，雖然躲在木桶裏，也終於淹死了。

老三的木桶，在水面上很平穩的飄流着，也不知過了幾天，在一個岩石上擱住了，在木桶中暈了過去的老三，直到小鷄叫時才驚醒過來，當他伸出頭來探望時，才發覺自己是在岩石中間，這可使他着急了；因爲既不能上，却又不能下，眼看着自己將要餓死，他急得哭起來了。

他這一哭，却驚動了老樹上的一隻老鳶，它正擁着它的害眼疼病的小鳶在睡覺，哭聲驚醒了小鳶，眼更疼得利害了。老鳶夢見白髮老人，告訴他在這樹下的

岩石上，有一隻木桶，假設把木桶墮下岩去，他的小鹿的眼睛，就不會再疼了。老鹿想起了剛才夢話，連忙飛出了窩，往岩下一看，果然一隻木桶矗立在岩石中間，它氣憤了，一脚將木桶墮了下去。

木桶滾下了岩石，將要靠近岩腳的時候，却被一叢刺竹和叢生的竹節草擋住了，這時哭暈了過去的他，被這意外的侵擾嚇醒了，他鑽出木桶看時：自己的木桶已離開了陡峭的岩石。在叢竹的包圍中了，他在驚惶失措中，發現了岩下有一條羊腸小路，急忙離開了木桶，一手撥開竹，奮勇的衝過了岩石，荆棘刺破了他的手，樹枝碰傷了他的頭，他不顧一切地興奮地前進，終於被他找到了一條生路。

他彷彿是一隻迷途的羔羊，只沿着小路，默默地向前走着走至一條三叉路，就呆着了，眼看着天快要黑了，肚子又餓，心裏又急，正在徬徨無主的當兒，忽然聽到有人在後面叫他，回頭看時，他驚喜異常，原來他的救命恩人（白髮老人）出現在他的面前了，並且在老人的後面，還有一個美麗的女郎，穿着極潔淨的衣服，老人得意地說着：「好孩子，這是你的妻子，快過你們的快樂生活吧！」說完就騰空而去。

一對小夫妻，在一所簡陋的茅屋中，就住了下來，因為他的命是竹子救的，於是他就為這竹子是救他的神仙，連忙把竹子挖回來，用綿羊的毛包着，再以紅綠綿綫扎好，然後裝在一個竹籬籠中，供奉起來，所以直至今日，夷族都信之為祖先靈魂的寄託，是他們最虔敬的神。

夷人的三兄弟

那一對夫婦過了幾年，他們已經是有了三個孩子的父母，當然非常歡喜，但所不幸的是他們的孩子長了很大，始終不會說一句話，夫妻倆着急得很，後來老三在夢中，看見那個白髮老人，告訴他在山後有一種黃色爆漲草，點着了火，可以使孩子們說話，當他醒後，很覺奇怪，但神人託夢，又不可不信，於是他就到山上去採爆漲草，回家後，把火點着，突然「砰拍」的一聲，驚動了孩子們：「阿尾，阿母！」最大的孩子，嚇得喊了起來；「阿爸，阿買（阿媽）」，第二個也接着喊了起來：「爸爸，媽媽！」最小的也喊着。在三個孩子的口中喊出不同

的口音，當然這時的老三夫妻很是快活，因為他們覺得三子的喊法最美麗，于是就疼愛三子，長子就是乾夷的祖先（他們自稱果普是長的意思），二子為黑夷的祖先（他們自稱蘇普是中的意思），三子是漢人的祖先，因為父母最疼愛三子，所以得到很好的發展，也就是今日的漢族發達的原因，（或謂白夷為其三子，但亦有謂白夷為被同化之漢人，如此則仍屬一源。）

今白夷全族尚于村後幽靜的山林中，建一供祖堂（夷名piybaq），形如各村所建之土地廟，神堂後位于山岩，其中供奉五位神，依次排列，插于堂內之瓦縫中，第一位為天，第二位為地，第三位為神仙（即神話中之仙翁），第四位即被難脫險之祖人（夷名ty,vq' 按夷語 ty 為斫伐之樹木，vq 為滾動的意思，蓋其祖人當時藏身之木桶作橢圓形，隨水滾動，取意于此，一，第五位即先祖之妻，這五位神，惟有祖神tyvq以青漿櫟，枯樹，松樹等堅硬耐久之木材製作，其法：截木一段，是二寸左右，木之兩端，削成圓錐形，中部圓而粗大，剝之使光，橫分為二片，在中心鑿一圓空，中放一紅色珠子，這是由深山中檢擇來的天然明珠，再將兩片合攏，以膠水黏住，兩端繫以紅絲線，防膠水脫落裂開之用，然後用竹子編成一個精緻的竹籠，作圓柱形，高五寸，內容與木桶大小恰合，將木桶裝進，再將竹籠封蓋。此祖神即告成功，蓋即象其祖宗漂流時之狀況，木桶中之紅明珠，代表其祖坐于中間之意，竹籠是表示祖宗當初墜岩時幸為竹叢所阻，得免于難，故至今仍以竹保護木桶，其當中之縫，以示透空氣與陽光之處也，其餘四神，以竹筒製作，長四寸左右，一端削尖，中貯竹節草一根，草上以紅白色絲線纏綿羊毛少許，表示古人衣獸皮之意，並放入米粒十數顆，表示民生的主要食品（惟祖神之妻，以紅絲線纏之，以示男女有別），用竹的意思，是表示當祖先蒙難時，承天地神仙之惠，得竹節草與刺竹之保護，一則紀念救護祖先之恩，一則表示與祖先同時之植物也。

白夷特別虔敬這五位神，每逢節日，必往祭祀，神堂周圍二丈以內不得牲畜踐踏，違者大忌，且于十年或八年，必換祖一次（夷名p'iyPɔɪ），此為夷人之大典，將此五位神另代以新製之神位，而族中于此期間故去之祖攷，亦于此時另換神主，在換主時，要用一隻雞（孵出五六日者為宜，）的血滴于新換的祖牌上，這就是神話中祖先蒙難時，幸有雞鳴，祖先才睜開眼睛，重見世界，不然，或即餓死，故今日滴血，竟為使每個祖人得張目見世。

神堂的位置是固定的，不能任意遷移，神堂最好的位置，是建于堂後為陡岩，前為平原，岩下滿種刺竹，蓋紀念其祖先之蒙難處，神堂附近樹木，不得砍伐，違者全族懲罰，並且傳說如砍伐此樹，則全家得災，所以神堂附近，老樹參天，風景清幽，為夏日乘涼勝地。

跋大理三靈廟碑記

楚國南

于友人處得睹曾昭楛女士所拓三靈廟碑記，其全文如下：

「三靈廟記：三峯蘭雪道人楊安道書，並篆額。竊聞三靈者，其來尙矣。按白史自唐天寶壬辰，蒙詔閣羅鳳神武王時，肇興神迹，至靈至聖，其一靈口（爲）土番之酋長；二靈乃唐之大將；三靈乃蒙詔神武王偏妃之子也。厥誕生時，中宮無出，陰謀以猴兒口而廢棄，埋於太和城之道傍，密遣侍女鳳翠視之。塚生一草而暢茂，羣萃住復，有一蝦枯先來愛護，口且斑特忽食之。女遂報于中宮，宰梟剖腹出一男子，披戴金盔甲，執劍，恨指騰空而北往吐番。後率口（衆）伐太和，至德源城，蒙詔乞和而歸。後同二將復舉兵至摩用，大戰弗克，回至喜臉赤佛堂前，三將殞口。乃托夢院旁耆老曰：若立廟祀享，能通水利，除災害。遂定星揆日，不月而廟宇成焉。由是雨暘時若，口（五）穀豐豆稔，每于四月十九日，闔郡祈告。迄異牟尋孝恒王，追封號之祖重光鼎祚皇帝，瑤德與邦皇帝，鎮子福景靈帝。院旁有一長者，乏嗣，默禱其園，種一李樹，結一大顆，口（墜）地現一女子，姿稟非凡。長者愛育，號曰白姐阿妹。蒙清平官段實壘媵爲夫人，浴灑霞移江，見木一段，口流觸阿妹足，通知元祖重光，化爲龍感而有孕。將段木培于廟庭之右，吐木遽二枝，生思平思賢，號口帝先王。思平丁酉歲立位，國號大理。建靈會寺，追封

母曰口應景星認慈聖母，重創三靈廟。世傳三口(十)五代，凡二百九十一載
○迨我

聖朝洪武壬戌，大理臣伏，口子段名赴

京見任湖廣武昌衛鎮撫。有憲椽院旁楊賜等捨施田畝。城南善士楊正等曰，三靈廟者，一鄉香火祈口(禱)之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豈可不思補報乎？是以徵言刻石，以彰厥德。予不揆疏謏，述其梗概，而詞口(曰)：

三靈聖希，天性正中。生前爲將，歿後祀崇。陰翊治化，威德惟隆。雨暘順序，祈禱必口(衷)。闔郡瞻仰，沛澤感通。黎民獲福，於變時疆。西山蒼蒼，東洱溶溶；紀德貞石，垂裕無窮。景泰元年歲次庚午秋菊月下澣城南村，院旁村，江度村，今有各同捨施田畝立碑人等，

石匠楊宗刊。』

文中口爲漫漶或捶印不明之字。按此碑爲諸家訪書所不載，李著雲南金石目畧亦未收入，然其中所述南詔閣鳳及段氏大理國神話及史實，却極重要。而尤要者，則爲由此碑文，可以謹明楊慎演載記及鷄足山畢元寺住持寂裕的白國因由所根據的白古通（或作漢古通見白國因由三十頁）之實有其書。其中包括西南各民族神話，傳說，古史，當極豐富。惜以後人未見其書，致多猜疑，甚至還有人否認了滇中古代曾有白子國之存在。現在有了此碑，至少證明了楊慎諸人的著作，不是僞作，也不是假託，實在是有着一種漢文史籍作根據的。在楊慎則態度矜更爲務慎，因爲他的演載記似乎將白古通（亦即此碑所謂的白史）的神話傳說的成分，都加以刪削和淘汰了。這如他自己所說的：

「……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可得，問其籍於舊家傳西巖有白古通交峰年運志，其書用轉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書演載記後）

他所刪正的如演載記段思平的出生，只是說「思平生有異兆」，而這種「異兆」，在這塊碑，及白國因由裏却將它完全敘述出來了。惟白國因由所說的與三靈廟記的敘述，仍畧有出入。如白國因由云：

「夫段思平者，三靈之子也，白古通云梅樹結李，漸大如瓜，忽一夜，李墜

，有娃啼聲，隣夫婦起而視之，見一女子，彼因無嗣，乃收而育之。兒長，鄉人求配，弗許，忽有三靈白帝，與之偶，生思平思良。」（白國因由大楊明追段思平觀音救護第十七）

其他所言段思平獲龍馬神槍的故事，亦與滇載記所言畧同，可知滇載記，三靈廟記白國因由所言滇西神話古史，皆根據相同一的資料，即魏文的白古通，惟以翻譯者對於白古通原文的理解，或翻譯用語及去取態度之不同，所以不同的譯本，遂不能不有各人的出入了。但譯文的內容，其輪廓仍大體是一致的。足可說明了它們同是根據魏文的白古通，也同時可以說明了魏文白古通在明以至清初尚極流引。聖元寺隔扇所繪故事，亦是以白古通為根據，寂裕不過就白古通原文將刻繪故事，逐段解說，使不懂白古通的人也能够看懂了這些故事，因此也就成功了一本白國因由。

所以這塊碑文，雖字數不多，却是和滇載記，白國因由以及張道家的古滇說，倪輅阮元聲諸人的南詔野史可以兩兩對勘的極其寶貴的資料。也同時可以說明了滇西三靈廟（李志大理府城北四十五號喜洲村）白姐廟（李志一在鶴慶府治西一里，一在府治南十五里）之極為普通，其源乃是起於南詔和大理國時。而歷史上各民族對於祖先的神聖或神怪的傳說，如中國商周祖先的吞鳥卵，履巨人迹；西南民族的九隆竹五的故事，以及段氏祖先白姐的故事，都不過是野蠻民族所通用的一種風習。中國社會之愛講出身，講門第，並以姓氏附會了極闊氣的活人和死人，以表示了自己的家世和出身的「不凡」，由此看來，也正是這種蠻性的遺留而已。

雲南與印度緬甸之古代交通

方國瑜

(一) 引言

中國與印度之文化，發達甚早，漸宣揚於鄰境，擴張領土，兩國文化，乃得接觸；考兩國間之交通線，約有三途：一自葱嶺，一自南海，又其一則自滇蜀；而葱嶺南海之道遠，滇蜀之道近，中印文化之最初交通，當由滇蜀道；然此道以地理環境之特殊，民族種落自保其疆界，而未融洽（此種情形，元代以前如是）雖有交通，未能暢行；故漢以後往還中印之間者，或踰葱嶺，或浮南海，取道滇蜀者少；惟緬甸，則因大金沙江（Irawadi）航行，可直達滇之西境，自滇以至中國，其道至便，故常通焉。因印緬自滇與中國交通，影響於雲南文化者至巨，然其事跡，印緬文字之紀錄甚少，見於漢文載籍者，亦多片段；茲為鈎稽考釋，可知梗概，尤望世之博雅君子補之正之。

(二) 傳說遠古事蹟之無稽

滇與印緬，境域相接，當遠古已有交通，然未見於紀錄；後世傳說摩訶迦葉與阿育王子之故事，則出自附會，不足為信，此首應屏除者。

釋迦（Sakyamuni）入滅，（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考訂為周匡五四年（紀元前六〇九））弟子摩訶迦葉，（Nahakasyapa）弘持正法，結集三藏，教二十年，

以法付囑阿難，(Anamda)入定鷄足山，其事釋典多載之；如：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卷四，梁伽婆羅譯阿育王經卷七，北魏吉夜譯付法因緣傳卷一，諸書所說相同，雲南洱海東岸，有鷄足山，晚明禪講宗極盛一時，相傳迦葉入定即在其處；說見李元陽雲南通志，徐霞客遊記，大錯鷄足山志(范承勳校補本)諸書，謝東山，王士性，周懋相諸人遊記，並有此說。然迦葉入定之鷄足山，在中天竺，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九，繼業西域行程諸書已言之；西域記摩伽阿國(Nagadha)曰：「屈屈陀播陀山，(Kukkutapudajiri)唐言鷄足，峻起三峰，傍挺絕嶠，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則迦葉入定鷄足山，在王舍城(Rajagrha)附近，豈能遠在數千里外之西洱河畔乎；說者亦知迦葉入定之鷄足山在天竺，而欲附會西洱河鷄足山爲迦葉入定處，乃謂雲南古爲天竺國境，又謂西洱河西岸之點蒼山即蓋鷲峰，(Yrdhrakuta)李元陽放光寺記，謝東山遊鷄足山記，釋大錯鷄足山志考證，畢曰瀑蒼洱小記諸書，並有此說；然遍觀載籍，無可證雲南在漢以前爲天竺國境，且雲南鷄足山之迦葉故事，未獲見於明以前人書，即明初之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天順明一統志，尙無此說，而嘉靖萬歷間則多言之；故疑禪講宗啓法鷄足山後，乃造此說，所以造此說者，則因天竺之屈屈播陀山，此云鷄足山，與西洱河鷄足山同名，故附會迦葉靈跡，非有所本也。

摩訶迦葉(Nahpkasyapa)爲西土法門始祖，四傳而至優波鞠多，(Upagupta)時佛入滅已百年，摩伽陀國(Nagadha)阿育王，(Asoka)敬信三寶，禮請優波鞠多，入於內宮，自言：大聖佛所遊方行住之處，悉欲起塔，增長衆信；乃宣揚佛教，廣播衆土，爲佛門大護法；滇中傳說，亦謂阿育王子兒啓佛法於金馬碧鷄，此說詳載於張道宗記古滇說集及南詔野史諸書，云：阿育王生三子，長福邦，次宏德，季至德，王有神驥，三子共爭之，王莫能決，命左右曰，將神驥縱馳而去，有能追獲者主之；驥直奔東向，至滇池，三子各領衆追之，季子至德先至獲神驥，長子福邦至滇之西山，次子宏德至滇之北野各主於其地不返；阿育王憂思，遣舅氏神明，統兵應援，亦爲哀牢阻道，不復歸矣。此說不知所本。釋典所載阿育王之故事，不一而足，然無與此類似者，且阿育王太子駒那羅(Kunara)壞目後，即立其孫爲王，未聞三子之說，豈得有三子馳至滇池；滇中傳說

，當不足信。此說疑出自古通，爲阿闍梨（Acarya）教所造，雲南始有此教，蓋在中唐以後；此宗用神，咒法術，不究典律，所說荒唐，不足爲異。

（三）伯希和之推測

西方以支那（Cina）稱中國，其名所自始，馬梯尼（Martini）以爲秦國之稱，當秦始皇時傳佈遠地者；此說久經世人承認，無所非難；近世雖有異說，要不及馬梯尼之說爲長。而支那名稱，始見於梵文書，蓋最初梵語稱之，而後他國亦用之；然秦國之名何由而傳至印度耶？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氏交廣印度兩道考曰：「紀元二世紀前，既已證明中國與印度由緬甸一道發生貿易關係，則秦國一名，由此達於印度，已有其可能性也，印度之支那梵名，疑始於此。」又伯希和撰支那名稱之起源曰「紀元前一二八年，張騫初次闢道西域之時，在大夏看見從印度運到的中國出品，可是這種出產是四川的竹杖同布，而運輸的道路不是交廣的海道，乃是緬甸高原的陸道；印度人開始知道有中國，好像是從這條路上得來的消息。」（按：並據馮承鈞譯本）

伯希和氏說，極有價值，猶可舉數事補證之：雲南文化，始開於何時，尙不獲知；惟史記西南夷列傳謂：莊蹻「以其衆王滇，變形從其俗以長之」，可見莊蹻未至滇池之先，雲南已有文化，且較當日楚民族之文化，相差亦不甚遠，至是又加入莊蹻所領至滇池之楚民，其文化當更有進步；莊蹻之時代，史記謂楚威王時，後漢書謂頃襄王時，在秦始皇統一前一世紀或半世紀也。雲南西部之哀牢國，據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及冊府元龜卷九五引楊終哀牢傳，所載：「自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自禁高至扈栗凡八代，扈栗卽後漢書之賢栗，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歸義奉貢。以三十年爲一代推之，禁高當與漢高祖同時；禁高以前溯至九隆，中間不知幾代，然其立國當在秦始皇以前也。洱海附近爲昆明國，亦稱白子國，不獲考其始，南詔野史謂阿育王次子宏德建國，雖不可信；然在漢武帝時已有部落組織，則秦以前當有文化也。又據緬甸傳說之紀錄，謂：紀元前九世紀，緬族建國，都於太公城，（Tagoung）則緬甸北部，秦以前已有組織國家也。以是言之，當紀元前三世紀時，滇王，哀牢，緬並已有

國家之組織，互相交通，乃意中事；而其東北爲巴蜀，西爲天竺，以滇王，昆明，哀牢，緬之交通，聯繫中國與印度之交涉，此亦意中事，漢武帝元狩元年，張騫上書，以爲自蜀至印度通西域之道，較經匈奴道爲便，可見此時交通已甚發達，如此成績，當非短期所能促成，況古初之榛 始開也；秦亡距元狩元年不過七十餘歲，故謂秦亡以前中國與印度間已有雲南道之交通，非不可能事也。秦既侵滅巴蜀黔中地，經畧西南，史記西南夷列傳曰：「秦時嘗頡畧交通五尺道，此諸國頗置吏焉；按：此諸國，卽謂夜郎，滇，昆明，邛都等處，又司馬相如傳：「邛笮冉馬騶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括地志曰：「五尺道在邛州」，唐之邛州，卽在今之曲靖；秦國已遠畧至雲南，惟祚短，其事蹟未詳耳。而阿育王遣須那迦（Sona）鬱多那（Uttara）二僧，至蘇瓦納巫米（Suvārnabhūmi）宣教，或以爲卽在緬甸之白古（Pegu）蓋其時東印度至大金沙江（Irawadi）下流之交通，已臻發達，則雲南與緬甸間之往還，必能溝通秦國與天竺之消息也。中國與印度間之西域南海兩道交通，始於漢武帝時，在此以前，尙無可述；而印度稱中國爲支那，卽秦字之譯音，當在秦時已傳入；若捨漢蜀通印度道傳佈消息之說，則支那名稱當不可解也。如上所述，可知紀元前三世紀時，雲南與緬甸印度之間，已有交通，然可上溯至何時，則尙未獲知也。

（四）漢武帝求通蜀身毒道

關於雲南與緬甸印度交通之紀錄，始見於史記西南夷列傳，可足徵信，其說曰：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Bactria）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Sindu）可數千里，得蜀買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

按：此事亦見大宛傳，漢書錄在張騫傳。三國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畧曰：「天

竺與益部相近，蜀人賈似至焉」；即本史記說。天竺國有蜀物，雖蜀賈人未至其地，當有自蜀至身毒之交通線，張騫推測「此其去蜀不遠也」，（語見大宛傳）其爲合理。而王然于輩，自西夷（按：邛都）求身毒國，至漢，可見蜀通身毒之道，必經滇國。因昆明閉道莫能通，亦可証此道，必經昆明。（漢之昆明，在今洱海附近，（全祖望鮒瑤亭集昆明池考已詳之。）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引史記說，附論曰：「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按：永昌下當脫西字，身毒猶在永昌之西也。——當時蜀通身毒之道，即自蜀經滇池，洱海，哀牢諸地，可無疑也。

漢武帝求通身毒國，爲昆明所閉道，滇王亦自以爲大國，風喻入朝，未肯聽，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二年，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又地理志：「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縣二十四」；今考此二十四縣之地理，即在滇王，昆明，哀牢諸部之地，漢所以經營西南，即爲通身毒道，既設郡縣，此道可通，當有取此道入身毒者，然前漢事蹟，未獲見於紀錄焉。

騰衝李先生雪生還鄉吟漢五銖錢詩注曰：「民國二十七年戊寅十二月初旬，在騰衝城西八里寶峰山下核桃園荒塚中，發現漢五銖錢，數共千枚；……據此，可定騰衝舊屬益州永昌郡無疑。瑜從李先生得一枚，直徑2.5生的，肉好相若與昭通孟孝琚所出者相同。按：漢武帝元狩五年鑄五銖錢，後漢光武蜀帝，蜀昭烈帝，宋文帝，梁武帝，陳文帝並鑄五銖錢，其文字大小相同，此五銖錢，不能定爲何時物；然宋書地理志無永昌郡，南齊書地理志永昌郡注曰：「有名無民，曰空荒不立」；則南朝未切實治理永昌郡，疑五銖錢之輸至，當在蜀漢以前，抑爲西漢時故物，不得而知也。而所發現於一處者有千枚之多，足見貿易之盛，外來器用之由此輸入，亦可想象得之。

（五）永昌郡徼外夷入貢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永昌郡於雲南之西部，域外交通，乃甚發達，永昌徼外之入貢者：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按：亦見袁宏後漢紀。）」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元六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九年正月，永昌徼外夷及犍國，重譯奉貢。」又安帝紀：永寧元年十二月，永昌徼外犍國遣使貢獻。」又順帝紀：「永建六年十二月，日南徼外犍國遣使貢獻。（按：原注：東觀漢紀，犍國王雍申，賜金紫印綬。）」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元九年，永昌徼外犍及犍國王雍由調，（冊府元龜卷九六八作雍繇調）遣使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繒帛。永寧元年，犍國王雍由調，（冊府元龜卷九六八作雍繇調）復遣使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犍國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是（按是字原奪，今增）。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繒帛各有差也。」

袁宏後漢紀：「安帝元初中，日南徼外犍國獻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丸，其人曰我海西人，則大秦也，自交州塞外犍國諸蠻夷相通也，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三月己卯，永昌徼外樛僂種夷，貢獻內屬。」（按與哀牢同入貢）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初元年，永昌郡徼外樛僂夷種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犀牛，封牛。」

按：後漢永昌郡，領縣八，其境自西洱河達潞江以西，及大金沙江流域，即包有今之騰衝龍陵及沿邊諸土司，則所謂永昌徼外，應在大盈江下游以外之地；而由永昌入貢中國者，有敦忍乙，犍，樛僂諸國，茲分別考証其地理：

敦忍乙，疑為Dhara之譯音，以忍字對^ṛa，與Bokhara元史作不花刺，又作不花兒，Kasmira西域記作迦濕彌羅，元史作怯失米兒之兒字，正相似，古音忍

與兒發聲同部，約與r之音相當，故疑敦忍乙亦可讀爲敦羅，則與漢書之都盧相近也。漢書地理志粵地曰：「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此當爲漢武帝時黃門譯長航行南海之紀錄，然甚簡畧，且鮮旁証，故難確釋其地理；日本國藤田豐八之東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以爲：都元國即通典之都昆國，位於馬來半島，邑盧沒國即新唐書之拘婁密，位於緬甸沿岸，離國即賈耽路程之驃國悉利城，黃支國即西域記之建志補羅，故釋夫甘都盧爲緬甸之蒲甘，其地名當是Pugandhara，故譯音爲夫甘都盧。按所說雖未確切，亦不至於大謬。漢書西域傳贊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已俞都盧之戲；」注引晉灼曰：「都盧國名」，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太康地記亦曰：「都盧國，其人善緣」；（文選李注西京賦引）蓋都盧以輕趨善緣，聞名於中國，張衡西京賦，傅休奕正都賦並詠之，都盧音與敦忍乙近，且並在永永昌徼外，當即一地，都盧當自永昌入中國也。新舊唐書，唐會要，太平寰宇記諸書，載：驃國自稱突羅朱，（按一作突羅成）闍婆人謂徒里拙，（按一作徒里掘）此突羅，徒里，音與都盧，敦忍相近，則驃國自稱者，爲其古國名也。據緬甸史所載：西曆紀元前九世紀建國，都於太公城，至紀元前四八三年爲緬族所滅，遺民南遷，復建國於卜羅姆城，（Prome）至紀元後一〇八年移都於蒲甘城；（Pagan）然唐代驃國都，猶在卜羅姆城，遷至蒲甘之年代，應在八世紀末以後，故潘淵爾（Phayre）之緬甸史，以爲緬甸紀年，須減少數世紀；則後漢和帝，永元六年（九四）入貢之敦忍乙，或都盧，在蒲甘，尙非緬族，疑得楞子（Talaingo）或蒙族（Mono）所建國，（得楞音與都盧或敦忍相近，亦可注意焉。）後緬族盛，併其地，仍用其古國名，自稱爲突羅朱也。

掸國，後漢書李賢注曰：「掸音檀，東觀作擅字」，袁宏後漢紀作攏國，今緬甸北部稱掸人地（Sban State）蓋古昔相沿至今也。掸人地即明清之木邦，孟養孟密，蠻莫諸土司地，以泰人（Tai）爲主要民族，與暹羅（Siam）老撾（Laos）與雲南西南境之擺夷（Pe-yi）相近，蓋古爲一種也；今之民族學家，統稱爲泰掸族。（Tai-shans）緬甸北部何時始有泰人，未獲見可信之記錄；美國杜

德 (W. Clifton Dodd) 著泰族研究，(The Tai Race) 輯前人說，述泰族史事，謂：紀元前四二三年，秦人建國於錫箔，(Hsipaw) 蓋本緬甸之傳說；此傳說何所本？則不得而知；惟後漢書載和帝永元九年(九七)揮國入貢，則此時緬甸北部已有秦人也。今人以爲哀牢人屬秦族，此謬說也；後漢書西南夷傳稱：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合進永昌郡；「所謂七十七邑王，卽哀牢族，既已設縣，則永昌徼外之揮國，不與哀牢同種可知也；且哀牢之九隆故事，今泰族中無之，則泰族不以哀牢爲其先民，何得謂哀牢爲秦族乎？在後漢，哀牢與揮國當接壤，其疆界不獲詳知，然鹿蓼王猶在大盈江下游，揮國更應在鹿蓼地之外也。

樵僂國，不獲詳其地。山海經海外南經曰：「周饒國，其人短小，寇戴，一曰樵僂，在三首東；」又大荒南經曰：「有小人名曰樵僂之國，並不詳其地。爾雅釋地「六蠻」，注曰「六蠻在南」，疏以樵僂爲六蠻之一；史記孔子世家集解曰「樵僂，西南蠻之別名」；廣東通志外志曰：「樵僂乃永昌徼外夷，其人長三尺，而諸蕃黑小厮，或充貢物，而咳首等種，大抵皆海獠也」；凡此謂樵僂爲南蠻，爲西南蠻，爲永昌徼外夷，蓋用後漢書說，果爲何種？居何地？則無能詳者。冊府元龜卷九五六曰：「樵僂國，後漢時通焉，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此釋樵僂爲大秦，惟梁書卷五四中天竺傳曰：「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孫權；時諸葛恪討丹陽，獲勳歆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則大秦希見短人，樵僂當非大秦蓋冊府元龜作者誤讀後漢書也。括地志曰：「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此說亦不可信。自古以樵僂稱矮人，初永元人貢者，其人蓋矮小，故以樵僂名之，未必以樵僂爲國名也；而樵僂自永昌舉種內屬，當距永昌郡未甚遠，或卽在緬甸北部。李長傳南洋史綱曰「小黑人，後印度(卽印度支那半島)之原住民，人種學家名之曰小黑人，屬尼格羅(Negritos)系，身軀短小，膚色黝黑」；又曰：「此小黑人，不但爲後印度之主人，且爲亞洲東南部之原住民：「疑後漢書之樵僂國，當卽此小黑人，然其地理則不能詳也。

揮國獻大秦幻人，大秦即羅馬，在緬甸登陸。取滇蜀道通中國，下文當詳釋之；惟此大秦幻人，馮承鈞之中國南洋交通史有異說曰：「所獻之大秦幻人，疑是南天竺之幻人，蓋南天竺一名Daksinapatha 卽玄奘傳之達嘰，後漢書揮國西南通大秦，疑卽此大秦，（按達嘰）印度昔亦以幻術名，可以爲證云云，然後漢書言海西大秦，後漢紀稱日南徼外，則此大秦，當釋地中海之大秦爲允。

(六)大秦國通道永昌

雲南西境大金沙江，(Irawadi)航行通印度洋，故海外諸國有在緬甸海岸登陸取此道入中國者。

三國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畧曰：「大秦道：既然海北陸道，又循海南，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按：亦見後魏書卷一〇二大秦傳。）

按：大秦(Roman orient)海道通中國，或在安南登陸，如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 瑠璃，始乃一通焉」；或在緬甸登陸，如後漢書安帝永寧元年國所獻之大秦幻人，本紀載是年入貢之揮國爲永昌徼外，列傳亦載其事於哀牢傳。則其後漢紀謂日南塞外者，蓋視揮國在日南塞外，非謂在日南登陸，成漢書本紀永建六年日南徼外揮國入貢，亦非在日南登陸。馮承鈞揮國南洋交通史曰：「揮國地處上緬甸，其來也，或遵陸而非循海」，所說甚是。則後漢之世已有大秦人自緬甸登陸取滇蜀道而至中國者，故袁宏成漢紀亦曰：「大秦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也。

舊唐書卷九一張柬之傳曰：「漢置永昌郡，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絕」；（按亦見唐書要卷七十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亦曰：「大秦國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此並用魏畧說，吳曾且以爲：成都大秦寺，（卽景教）卽自永昌道傳入者。

所謂永昌出異物者，後漢書西南夷哀牢傳曰：「出銅、鐵、鉛、錫、金、銀、老珠、虎魄、水精、瑠璃、珂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貂獸，」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謂：「出瑠璃、珂虫、蚌珠」，太平御覽卷七八六引樂

資九州記之哀牢夷，亦謂出「瑠璃、軻虫、蚌珠」；按：軻虫蚌珠，乃海產物，當自印度洋岸輸入，而瑠璃即Beryl，此曰寶石，說文「璵，石之有光者，璧璵也」；廣雅釋地：「瑠璃，珠也」；其物產於大秦，（後漢書，魏畧，杜環行記並載之）自西域南海兩道輸入中國；鹽鐵論，漢書地理志，華陽國志，諸書詳之）亦有傳至永昌者，可証大秦與永昌間已有交通，魏畧所言非虛也。

紀元八十年至八十九年間，有埃及之希臘人某，嘗航行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東西島，歸著愛利脫亞海周遊記（Periplus, The Erythraean Sea）其記中國曰：「過克利斯國，（Chrusse）抵支那國（Thinae）後海乃止」；所謂支那國即稱中國，而克利斯國，英人玉耳（Zule）注曰：在今緬甸白古（Pegu）地方，（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卷一）蓋此希臘人航行，並未經馬來半島而東，則所謂 Chrusse，當在緬甸境內，由此至中國，當取滇蜀道；可見此時海外諸國，已知自緬甸登陸至中國之道，必有人行經此道，當此道已常通也。

（七）永昌郡標越身毒之民

雲南與印度緬甸之交通，蓋以貿易為主，往還既密，則不免有移民至者，故永昌郡境內，有住居之印度人與緬族。

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曰：「有閩濮、鳩獠、標越、保濮，身毒之民」

。

按：濮與獠為雲南土族，而標越與身毒則當為移民，蓋常志言哀牢人種，有穿鼻、僂耳、閩越、濮、鳩獠，而不及標越身毒也。

常璩志已載張騫上言通身毒事，則此身毒之民，指印度國人，當無疑義；常志又謂：「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按永昌非身毒國土，所說蓋因永昌有身毒人而誤。永昌有身毒人，除常志此說外，未獲見於他書；惟日本國藤田豐八東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提供二事，可為旁證：華陽國志永昌郡，其記物產，曰：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天以還，潔白不受污，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及賣與人」；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太平御覽卷七八六引樂資九州圖之哀牢夷，所說並同。哀牢人用布，「覆亡人然後服之」，蓋

從佛教習慣，法顯譯大涅槃經，記釋迦入滅時，「以新淨綿，及以細氈，纏如來身」；牢哀風俗，起源於此；蓋當時已有佛教傳至其地也。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載：黃武三年，遜破劉備軍，被斬首之蜀將中，有胡王沙摩柯，疑沙摩柯即Samvga或Sumakha之譯音，似印度人。此二事，尚非確論，惟若推測不誤，則當時永昌郡已有印度佛教徒，而沙摩柯或即永昌郡之身毒民入仕於蜀者。又南詔野史引白古記曰：西天竺摩竭國（Nagadha）阿育王驃苴低，娶欠虧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為吐蕃、漢人、交趾、南詔、擺夷等國之祖，云云，謂印度人種向東方傳布；然其說荒唐不足為信，伯希和之交廣印度兩道考，又以為人名與驃族相近，亦不可為定論。

至於標越，沈曾植樊綽蠻校本跋，以為即驃國。（見寐叟年譜附錄）後漢書哀牢傳注引廣志曰：「剽國有桐木」，又法苑珠林卷三六引廣志曰「艾納香出瀾國」，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以為剽或標即驃國；按：唐會要卷九九曰：「魏晉間有著西南異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云永昌古哀牢國也，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驃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然無見史傳者；」此說亦見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太平御覽卷七八九，西南異方志不知何人作，南中八郡志或即指魏完書，蓋魏晉間已稱緬甸為驃國；則常璩志之標，廣志之剽，釋為驃國，所說可信；然驃人在此時期居住永昌郡之事蹟，未獲見於紀錄。太平御覽卷三五八引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飾」；又新唐書驃國傳曰：「戴金花冠翠冒，絡以纒珠」；則金翠為飾之俗，驃國傳至哀牢乎，又後漢書西南夷哀牢傳：「哀牢人皆穿鼻僂耳；冊府元龜卷九六〇作：「哀牢驃人皆穿鼻僂耳。」不識即言居哀牢地之驃人否？元史地理志金齒等處宣撫司，載土蠻凡八種，有驃人，亦不識即自古傳至元代否？

（八）南朝高僧之行呈踪

佛法傳入中國，高僧往還天竺支那間，雖多北踰葱嶺，南舶廣州，亦有自蜀取道雲南而至天竺者。

慧皎高僧卷七慧叔傳曰：「嘗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抄掠，…

……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¹⁰。

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慧輪傳曰：「支那寺，古老相傳曰：是昔室利笈多大王時，爲支那國僧所造；於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祥祠道出，向莫訶訶提（Nahabadi）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供停息。」

按：慧徽掠，爲人牧羊，後有商人以金贖之，乃篤學修法，然後遊歷諸國至天竺，是否自西蜀經滇至印度，高僧傳未明言之；道宣釋迦方志遊歷篇卷五曰：「宋元嘉中，冀州沙門慧徽，遊蜀之西界，至南天竺」；則謂自西蜀界入天竺，當取道雲南也，不知道宣別有所本否！又慧徽傳載：自天竺還廬山，復入關，與鳩摩羅什（Kumarajiva）論西方辭體；而鳩摩羅什傳謂：至長安時在東晉元興元年，則慧徽之至天竺，應在元興元年以前，道宣謂元嘉中，或其卒年也。

義淨所記之支那寺，建於室利笈多（Crigupta）大王時，則當中國宋齊之世，僧徒二十許人，從蜀川祥祠道至印度，則行經雲南，可無疑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一，考釋蜀川祥祠道甚詳，爲經音義一百卷中最長之釋文，雖所記爲唐代之情形，惟爲考証祥祠道而作，故不嫌瑣碎，錄如次：「祥祠者，南楚之西南夷人種類，亦地名也，卽五府管內數州皆是也，在益蜀之南。今因傳中說：往昔有二十餘人，從蜀川出祥祠，往天竺，得達，因有此說，遂檢括地志及諸地理書南方記等說；此往五天竺路經，若從蜀川南出，經餘姚（按：姚州之誤。）越雋不喜（按：不韋之誤。）永昌等邑，古號哀牢王，漢朝始慕化，後改爲身毒國，（按：此蓋從南中志而誤。）隋王之稱也；此國本先祖龍之種胤也，（按：此指九隆故事。）今並屬南蠻，（按：唐人多稱南詔爲南蠻。）北界互羌雜居之，西過此蠻界卽入土蕃國之南界，西越數重高山峻嶺，涉歷川谷，凡經三數千里，過土蕃界，更越雪山南脚，卽入東天竺東南界迦摩縷波國，（Kamarupa）其次近南三摩坦吒國，（Samatata）阿利鷄羅國，及耽摩立底國。（Tamealipiti）此山路與天竺近，險阻難行，是大唐與五竺陸路之捷徑也；仍須及時，盛夏熱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難以全生，秋多風水泛，又不可行，冬雖無毒，積雪匝寒，又難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過時，仍須譯解數種蠻夷語，兼賈買道之貨，仗土人引道，展轉問津，卽必得達也。山險無路，難知通塞，乃爲當來樂求法巡禮者，

故作此說以曉未聞也」○——按：慧琳之書，當成於元和初年，（景審序作於元和十二年二月○）似未見賈耽之從邊州入四夷路程；而紀錄旅途如是詳盡，當本記邊事最善之書，所稱之南方記，不獲知何人作，慧琳特書其名，蓋多據是書也；而其書之紀錄，當親歷或聞之親歷其境者，吾人雖未獲知唐代高僧入天竺取滇蜀道，然必有入行經也○慧琳所記，可與玄奘、義淨、賈耽、樊綽之記錄參校○

南朝高僧既知此道，往還者當不止一二次，惟紀錄未詳耳○高僧傳卷二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傳曰：既踰葱嶺，路經六國，達於交趾，乃附舶循海，至青州東萊郡」；疑路經滇境，然非自永昌入也○

（九）劉伯英上書通西洱河天竺道

梁陳以後，雲南蠻部割據，迄唐初復經畧之；自雲南通天竺之道，亦至是疏通焉：

新唐書南蠻傳曰：「貞觀中，雋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屬附西叛，（按：此句，冊府元龜卷三五八作：雖暫降款，旋即背叛，）請擊之，西洱天竺之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侯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建方遣奇兵，自巂州道千五百里掩西洱河蠻，其帥楊盛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

按：梁建方南征事，亦見舊唐書本紀曰：「貞觀二十二年四月丁巳，右武侯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下其部落七十二所；（按亦見新書本紀）又唐要卷九八曰：「昆彌者，亦曰昆明，西南夷也，以蠻之西洱河爲界，貞觀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右武將軍梁建方討蠻降其諸屯七十二所，戶十萬九千三百，遣使至西洱河……」

○梁建方南征之年，有二十二年與十九年二說，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適逢丁巳，兩次紀日無誤，故難判爲何年；惟冊府元龜卷九七○，梁建方出征在二十二年四月，西洱河松外諸蠻入貢在二十三年三月，故疑出征在二十二年爲是，而入貢則

新唐書紀年誤也。

據新舊唐書及唐會要之紀錄，松外蠻與西洱河蠻地理相接，又松外蠻即昆明蠻，故新唐書作松外蠻，（太平寰宇記亦作松外蠻，）而唐會要作昆明蠻也。新唐書地理志嵩州昌明縣曰「貞觀二十二年開松外蠻置牢州及松外尋聲林開三縣永徽三年州廢省三縣入昌明」李兆洛歷代地理韻篇今釋曰：「昌明，今四川寧遠府鹽源縣西南」，不知所本；疑當在鹽源東南雅薩江東，蓋地當自成都至大理之清溪道所經途中，初負固阻道，故出討也。

梁建方後有趙孝祖（永徽三年）梁積壽（咸亨三年）裴懷古（延載元年）唐九徵（神龍三年）張審素（開元十七年）先後征西洱河附近，降服之，又置姚州都督，（麟德元年）冊封雲南王，（開元二十六年）西洱河天竺道可以無阻，尤以南詔西開尋傳以後，此道更可暢通，故後來紀錄詳載途程焉。

（十）玄奘義淨之紀錄

唐代求法高僧，取道雲南往天竺者，未獲見於紀錄；然此道可通行，則非不知也，茲以玄奘義淨，二人所記証之：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序注曰：「從那爛陀（Nalanda）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乃至盡窮，有大黑山，計當土蕃（Tibet）南畔；傳云，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嶺，次此南管，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咀羅國（Srikra）次東南有郎迦成國，（Langkasuka）此東有杜和鉢底國（Dvaravati）次極東至臨邑國，（Campa）並悉極遵三寶。」

按：天竺以東濱海地名，亦見於玄奘西域記卷支三摩恒吒國（Samatata）曰：「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咀羅國，（Sriksetra）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Kamalanga）次東有墮羅鉢底國，（Dvaravati）次東有伊當那補羅國，（Lsunapura）次東有摩訶瞻波國，（Nahacampa）即此云林邑是也。」（按：道宣釋迦方志卷下志磐佛祖紀卷三十二，並引西域記說，地名稍異。）——此紀錄地名，室利咀羅即義淨之室利察咀羅，釋者咸以為即唐書之驃國；而驃國都卜羅姆城，（Prome）在三摩咀吒（按今之Decca地方）東南，玄奘未親至其地，聲聞

所知，疑東北爲東南之誤。又加摩浪迦國，日本藤田豐八謂卽義淨之郎迦戎，唐書之狼牙修，在馬來半島東岸。又墮羅鉢底卽義淨之杜和鉢底，說者咸以爲應在湄南河（Nanam）下流，卽在今暹羅境內，又尹賞那補羅，則法國沙曉（Chavannes）釋爲真臘國，（Cambodja）卽今之柬埔寨。又摩訶瞻波之林邑，卽義淨之臨邑，又稱占域，在今安南中圻。此諸國，蓋其著者，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二曰：「從莫訶菩提，（Nahabodhi）在摩竭陀國東至臨邑，有二十餘國，正當驩州地南界也」；則當不止此數國，惟未詳焉。

自三摩恒吒至林邑，乃東印度向東南沿海之一路；又東北一路，則通蜀川，玄奘西域記卷十迦摩縷波國（Kamarupa）曰：「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瘴氣氛氲，毒蛇毒草，爲害滋甚」。按：玄奘此記迦摩縷波國，通至蜀西南境；迦摩縷波之位置，據西域所載諸國曰：摩竭陀國（Magadha）東入大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順菟伽河（Ganga卽恒河）南岸東行百餘里至瞻波國，（Campa）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囉祇羅國（Kajingaladila）自此東渡菟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國，（Pundravardhara）又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又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恒吒國，又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Tgmlaeipti）以所記方向里數考之，其可知者，瞻波國卽今之Bhagalpur，奔那伐彈國在今之Rajshahi，三摩恒吒在今之Decco，迦摩栗底卽義淨登陸之迦摩立底，在今Cuttah西南之Tauluk，則迦摩縷波應在今之Assam地方，與緬接壤，卽自Assam東經Nanipur至緬甸北部，又東南經Arakan至緬甸南部，其境「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言語稍異中印度，已歷千年不信佛法」，（語見西域記）蓋自此以東卽入西南夷境，故人種如是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一釋蜀川祥道，亦謂：先至東天竺東南界迦摩縷波國，其次近南三摩國，阿利鷄羅國，及耽摩立底國，義淨所謂大黑山，蓋指迦摩縷波以東叢山也；此道涉歷之苦，慧琳詳紀之，然當有人往還，故玄奘至迦摩縷波，（在貞觀十六年）義淨至那爛陀，（在上元元年）並聞此道可通，慧琳著一切經音義，（在元和初年）亦獲見路程之紀錄；賈耽樊綽別詳紀途程，設非有人往還，則必無此記載也。

至於蜀川西南通印度路程，玄奘所紀：自摩竭陀至迦摩縷波凡二千二百餘里，又自此至蜀川西南境可兩月；義淨所記：自那爛陀五百驛至大黑山，又一月餘至蜀川西南；義淨求法高僧傳卷上慧輪傳注，則曰：那爛陀東四十驛至蜜栗伽悉他鉢那，(Nrgasidavana)去此不遠有支那寺，蜀川去此寺二百餘驛；慧琳所記：自蜀川涉歷川谷三數千里，入東天竺東南界迦摩縷波。按：義淨所謂之驛，即由旬之義譯，義淨之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注瑜繕那曰：「言瑜繕那者，既無正翻義，當東夏一驛，可三十餘里，舊云由旬訛畧」，是知義淨之一驛即當印度之一由旬；由旬又作由延，踰繕那，踰闍那，或瑜繕那，即Yojan之譯音，里，里程尺度之名；其長度說者不一，約當中國三十一里；則義淨之那爛陀至大黑山五百驛，當為五十驛之誤，又支那寺去蜀川二百餘驛，當是百餘驛之誤；若此，則數次紀錄，雖未一致，亦未相差過甚也。又日行里數，通鑑大中十二年注曰：「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日五十里，車三十里」；蜀川天竺道，當以步程計，則數次紀錄之記日數與里數亦相合。又：那爛陀寺，南向王舍城距一驛餘，(按見義淨根本說一切有部注。)則在摩竭陀國內，故玄奘與義淨計程之起點相同；又支那寺，不詳其處，惟地屬東印度王，(見慧輪傳)故疑猶在奔那伐彈國之東，蓋玄奘所記奔那伐彈國距摩竭陀一千三百里，猶稱中印度，去此則稱東印度也。茲據上文所述四次路程，比對列之：

玄奘大唐西域記

摩竭陀 ———— 2200里 ———— 迦摩縷波 ———— 二月程約3000里 ———— 蜀川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

那爛陀 ———— 五十驛約1550里 ———— 大黑山 ———— 一月餘程不足5000里 ———— 蜀川

義淨唐西域求高僧傳

那爛陀 ———— 四十驛約1240里 ———— 支那寺 ———— 一百驛約3100里 ———— 蜀川

慧琳一切經音義

迦摩縷波 ———— 三數千里 ———— 蜀川

如上計數，西域記較義淨兩次紀錄之里數為多，所舉約數之差，或因出傳聞，而其比較數已接近，足証所譯有所本，亦可證往還於此途者頗不乏人也。

義淨求法高僧傳卷下，述其行程，畧曰：往末羅瑜國，（Malayu）轉向羯荼，（Kedah）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從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南界也。」○按：末羅瑜下原注：「今改至室利佛逝也；然末羅瑜與室利佛逝，初當爲二國，室利佛逝在今蘇門答刺，（Sumatra）末羅瑜應即今 Jambi，羯荼在馬來半島西岸，而裸人國應即 Nicobra 島，耽摩立底則今 Tamlnk 也；此種解釋，在今日東西交通史學者，雖有不同，亦無大差；且以航線言，裸人國位置於翠藍嶼中之之一島，較爲適當，故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二所作西土五印度之圖，已置裸人國於緬甸海外也。○義淨此志雲，足証海外諸國，有自裸人國至伊洛瓦底江（Lrawadi）口登岸，溯江而上經紀南通道蜀川者，故在裸人國有是傳聞也。

（十一）賈耽樊綽之紀錄

舊唐書本紀「貞元十七年十月辛未，宰相賈耽，上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其書今已不傳，惟新唐書地理志載從邊州入四夷路程；凡七道，其六曰安南通天竺道，此道即自安南（Tonkin）起點，道出雲南，經驃國（Prome）至中印度摩羯陀國，（Nagadha）詳載道理，唐代雲南與印度緬甸交通之紀錄，莫詳於此也，摘錄自大理向西之路程。

自羊苴畔，即南詔都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樂城二百里，又入驃國境經萬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二百里，又經突文城至驃國千里，又自驃國西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Kamarupa）國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羅都河（Karatoya）至奔那伐攢那國（Pundravardhana）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國東境恒河（Ganga）南岸羯朱溫羅國（Kajin galadila）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國（Nagadha）六百里。○一路自諸葛亮渡西去騰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彌城百里，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乃西門麗水（Lrawadi）龍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大秦婆羅國城，又西渡大嶺三百餘里至東天竺北界個沒盧國，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國東北境之奔那伐攢那國，與驃國往婆羅門路合。

按：此紀錄之若干地名，散於於樊綽之雲南志及他書，大都已爲法國伯希和 (Paul Pelliot) 采錄於交廣印度兩道考，(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作最精密之考釋；雖不無有疏漏，亦多可取，吾人尙無重大之發明，惟爲讀賈耽此文更加明瞭計，凡可參證者，不嫌瑣碎錄之，若所考証已爲伯希和詳說者，則於此畧焉。

賈耽所記：自諸葛亮城，分爲二途，可見此城當交通要衝；樊綽雲南志卷二曰：「瀾滄江，南流入海，龍尾城（按：今大理之下關○）西第七驛有橋，卽永昌也兩崖高險，水迅激，橫互大竹索爲梁，上布篋，篋上實板，仍通以竹屋蓋橋；（按：此卽今之溜繩橋也○）其穿索石孔，孔明所鑿也，昔諸葛亮征永昌，於此築城，今江西山上有廢址遺跡及古碑猶存，亦有神祠廟存焉。諸葛南征至永昌之說，當不可信，然當時有此傳說，且謂遺跡尚存；則諸葛亮城在瀾滄江西岸，猶在永昌故郡城之東也。又樊志六：永昌城，亦有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廟，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下閔，蠻夷馴馬遙望廟，卽下馬趨走」；此諸葛武侯城，雖未言在何處，惟當距永昌城不遠，疑亦指瀾滄江西岸之城也。若然，則賈耽所謂永昌故郡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者，非樊綽所記之諸葛武侯城也；而諸葛故事，漢中多附會傳說，卽永昌府屬各地，亦多有之，故諸葛亮城之地名，當不止一處也。

賈耽所記自永昌西渡怒江；樊志卷二曰：「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平川，謂之穹駝湯浪，加明所居也，草木不苦，有瘴氣，自永昌之越駝途經此山，一驛在山之半，一驛在山之巔，朝濟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頂，冬中山上積雪苦寒，秋夏之交又苦穹駝湯浪毒暑酷熱，河駝河洱西控客賈在尋傳（按北緬甸）羈未還者，爲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山雪，夏秋欲歸來，無那穹駝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原注絡賂財之名也）絕」；其渡怒江在穹駝，其地左右平川，酷熱有瘴氣，疑在今怒江土司境之南，蓋江流至此稍緩，可舟渡也。龍陵縣志卷十六曰：「諸葛城，在高黎共山分水嶺上，相傳武侯南征駐兵於此，一宿築成者；」又卷十五曰：孔明碑，在平髮三江口半山上，萬丈懸崖，人跡罕至，俗傳武侯征蠻時所立，碑文曰：漢丞相諸葛到此；又曰：諸葛到處無人到：

○未知孰是，今字 剝落無可考証」按：諸葛城與碑，當出附會，然其地有此傳說，則可知也；怒江與龍川間山主脈，稱高聖共山，所謂分水嶺者。不知其處，惟平戛三江口，即怒江之打黑渡，在龍陵縣城東南，猶在今惠通橋之南，疑古之穹敷。距此不遠。則諸葛亮城在今龍陵境內。以今程計，自平戛三江口至永昌城約二百里，至騰衝城亦二百里，與賈耽所記里數相合。

自龍尾關至諸葛亮城，須渡瀾滄江繩橋，又過怒江之穹敷，行路之難，樊志記之甚詳；自夏之冬，行者畏途，惟春季可往還，與慧琳一切經音義所載正相合。

○自諸葛亮城，分西南與正西兩道。茲先考西南道。

自諸葛亮城，南至樂城二百里。由此入驃國境；舊唐書驃國傳曰：「北通南詔亟樂城（冊府元龜卷九五七作紫樂城）界」；此些樂城當即樂城；又樊志卷六

藤彎城，南至磨些樂城」；按藤彎應在今騰衝縣北，當有道南至樂城，惟未言日程里數，不識磨些樂城即些樂城否？樂城之位置，日本國藤田豐八以為在八莫（Bhamo）附近，然以二百里之途程計之，未免太遠，故疑在今之猛卯土司舊壤。乾隆騰越州志土司志曰：「猛卯安撫司者，所治本麓川地，故平麓城也」；平麓城為思可法故都，即者闕城，（見發調百夷傳）今南坎附近，已在猛卯界外也。元至元十三年設麓川路，明設麓川宣慰司，麓川為譯音字，似與樂城有關。一經世大典征緬錄：「至元十二年，金齒人阿郭知入緬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俱會緬之江頭城」；沙海昂（Charigon）馬可波羅行紀注，以為第三道即經龍陵芒市回環，在猛卯逾川江，出漢龍關，所說近是。明洪武二十八年錢古訓李思聰出使，亦當取此道也。

自樂城入驃國，經萬公等八部落，新唐書驃國傳：「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有車公；是知萬公為部落之一，與賈耽所記合。自樂城出發，當西至大金沙江，順流而下，蓋可船行，途程極便，必不捨此而陟山越嶺，故萬公城之位置，應在大金沙江沿岸。經世大典征緬錄，者江頭，太公，安正國，蒲甘等，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六緬甸宣慰司曰：「其地通白緬，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蒲甘五城」；李元陽雲南通志卷四曰：「江頭城在騰衝西南十五日程，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日程，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程，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

五日程，蒲甘王城在安正國城西五日程：去大理五十餘程。〔按：江頭城，世人已知爲八莫西南大金沙江右岸龍川江匯流處之 Katha，而太公城在其南十日程，即 Tagaung 地，尙有故城遺址，或稱爲舊蒲甘，此亦世人已知之。疑萬公即在太公城，蓋自諸葛城向西南出發，先至太公城即可船行也；太公與萬公之名相近，不識古今音變否？〕

自諸葛亮城經萬公等部落九百里至悉利城，又經突文城千里至驃國；新唐書驃國傳，載九鎮城，有悉利移突明二城，疑悉利移即悉利，突明即突文，新唐書又載驃國王雍羌遣其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樂事，（舊唐書以悉利移爲人名，唐德宗敕以舒難陀爲雍羌之子。）悉利與突文之地理，當在大金沙江沿岸，即自太公城至驃國都（Promo）之間，伯希和據賈耽所記里數，謂悉利城應在太公城之南，瓦城（Nandulay）之北，所說甚是。（按：伯希和又有他疑，似可不必，蓋所記爲里數非日數也。而突文又在其南，伯希和以爲即蒲甘（Pagnm）又，藤田豐八以爲悉利在蒲甘稍後之 Sillah，對音相符，然里數相差甚遠。唐書驃國傳紀錄九鎮城，其地不僅在大金沙江流域；景泰雲南志之五城，以李元陽所釋，則皆在大金沙江流域；而賈耽所記之萬公部落，悉利城，突文城，應在大金沙江流域；若沿大金沙江僅設五城，則悉利、突文城，應在大金沙江流域；若沿大金沙江僅設五城，則悉利、突文，當爲馬來安正國，蒲甘等城，然不能詳也。）

自驃國西度黑山，即義淨寄歸內法傳之大黑山，應在東天竺與驃國都之間，伯希和以爲即 Arakan Range 或 Arkan Yoma，按自驃國赴東印度，必經阿拉干區域，大黑山當在其境，然此區域多山，不能實指耳。

自驃國入東天竺迦摩波國（Kamrupa）經奔那伐檀那國（Pundravardhara）羯朱嵐羅（Kajingaladila）至摩羯陀國（Nagadhe）凡此地名並見於玄奘西域記，惟里數不同，即 900:600，又 600:400，又 700:600 之差；又義淨所記五十（原誤爲五百）驛之里數，則與賈耽之一千六百里適相等。又賈耽所計里數，自羊苴磾（即大理）至驃國凡二千四百里，自驃國入東天竺一千六百里，則玄奘義淨慧琳所記東天竺至蜀川並三千里者，僅爲至南詔邊境之數也。

又賈耽路程自雲南入天竺之正西之一道，自諸葛亮城至騰充二百里；按：樊

綽雲南志卷二曰：「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從騰衝過寶山城，又過金寶城」；又卷七曰：「生金出金山及長榜諸山，騰充北金寶山」；又曰：「越駭驄，近年以白爲良，騰充及申駭亦出焉」；「凡此騰充，其地應在永昌以西，當即賈耽所記之騰充。而騰充距諸葛亮城二百里，則應在今之騰衝。元史地理志曰：異牟尋取越駭，逐諸蠻，有其地，爲軟化府，其後白蠻徙居之，改騰衝府，元憲宗三年府會高歡內附，至元十七年改藤越州」；按：玉溪編事載驃信詩：「避風善闌台，極目見駭越」，原注「鄰國之名也」，則藤越亦唐代已稱之。又越駭之名，亦每見於樊志，如卷七馬出越駭川東西，又曰犀出越駭高麗，（高黎共山）又卷二高黎共山自永昌之越駭途經此山」，則越駭亦在永昌西；然越駭與騰充二名，並見於樊志，不識卽一地抑有區別也。

自騰充西至彌樊；樊志卷六曰：「鐘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至麗水渡」；又曰：「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置心腹，理尋傳、長榜摩零、金、彌城等五道事」；蓋彌城爲鎮西節度五道之一也。按：鎮西卽今干崖，明史地理志：「干崖宣撫撫司，元鎮西路」，元之鎮西路，至元十二年立，蓋沿用舊名；其東北之彌城，距騰充二百里，疑卽今之猛蚌。

彌城之西爲麗水城；樊志卷二曰：「麗水一名祿昇江，南流過麗水城西，又南至蒼望」，此麗水卽大金沙江，（Irawadi）伯希和已考證，所說可信；惟麗水城之位置，伯希和以爲在八莫，（Bhamo）則當不確；蓋鎮西之西北有麗水渡當卽城所在，而八莫應釋爲蒼望，故疑麗水城。在今密支那（Nyitkyina）南之打羅，（Talo）卽自猛蚌向正西行，經萬仞關，至大金江渡口；然自猛蚌至打羅，不止二百里，當有所誤。

自麗水城西渡麗水龍泉水，至安西城；樊志卷六：「龍水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又卷十：「大秦婆羅門國，安西城樓接界」；賈耽亦謂安西城西渡彌諾江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此大小婆羅門國，蓋指天竺舊唐書天竺傳曰：「天竺國，或曰婆羅門地也」；新唐書天竺傳：「天竺國曰婆羅門」；蓋視婆羅門爲天竺國之別名，安西城道通天竺，故作此記錄。以距麗水二百里之路程考之，安西城故地似在今之孟拱，（Nogaung）龍泉水卽孟拱河也。

，下流入大金沙江；而彌諾江則今之Chindwin江；總之：自波麗水以後，紀錄甚畧，所見之水名地名，蓋爲較大者，雖不得若何旁証，亦不至大謬也。

此道入東天竺之伽沒盧，伯希和以爲即玄奘西域記之迦摩縷波，(Kamarupa)此說可採納；舊唐書天竺傳曰：「有伽沒路，其俗開東門以向日；此伽沒路，卽伽沒盧，可無疑義，乃省迦摩縷波之波音，而賈耽於第一道作迦摩波，省縷音，故伽沒盧與迦摩波視若二地。又賈耽謂此二道至奔那伐檀那始合爲一，此當是事實；蓋此兩道雖同至Assam，然一從Arkan入，一從Nanipur入，一至Assam之東南，一至其西北，故此兩路自Assam至奔那伐檀那，一爲向西北六百里，一爲向西南一千二百里也。

此兩路自諸葛亮城分途，至奔那伐檀那國相會會，其向西南一道凡四千一百里，向正西一道凡三千二百里；則正西道近九百里；然見於紀錄者，多西南道，捨近求遠。推其故，蓋西南道有大金沙江航行之利，且此道經驃國都，(Prome)驃國人之往還於雲南與印度者，當不在少，得旅途之便；若正西道則無此條件也。

樊綽雲南志所載緬甸國及沿海各國事，別錄於唐書驃國傳箋証及南詔與驃國之關係二文中，僅錄與交通有關之文於此篇也。

(十二)天竺僧徒之行踪

天竺經滇蜀道，可通中國，則西行高僧遊履，當有至滇境者，惟諸家高僧傳無紀錄，散見他籍亦甚寥寥，茲錄其可考者。

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五，載張紉感通寺記曰：「宗輩相傳，爲漢摩騰(Naanga)竺法蘭(Dharmaraksa)由西天入中國時所建」，李元陽雲南通志卷十三即從此說，清人撰述亦多錄此說；惟按：摩騰竺法蘭至中國事，世人或疑之，高僧傳亦未詳其行程，然當取西域道至洛陽，未必經滇。又感通寺之創建，景泰雲南志謂在唐僖宗時；其寺蓋古，故後人附會之。

孫光憲北夢瑣言載：「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以北天竺與雲南接界，欲假途而還，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則此僧未贖願，然當時許有天

竺僧經此道者，故此僧亦知之。

李元陽雲南通志卷十三曰：「贊陀崛多，(Candragupta)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國(Magadha)來，爲蒙氏崇信；按：保和爲南詔豐祐年號，贊陀崛多神呪事故，今在鶴慶猶多傳說。

李志又曰：「摩伽陀，(Magadha)天竺人，蒙氏時卓錫於騰衝長洞山，闡瑜伽教，演和密法，祈禱必應，至今雲南土僧名阿叱力者皆服其教；「按摩伽陀蓋以地名爲人名，土僧服其教，當古有其人也。

李志揚法津五人傳曰：「與張子辰羅邏倚(按二人各有傳)皆西天竺人，先爲南詔蒙氏禮致，教其國人，號曰七師」；又滇釋記：「李眉賢者，中天竺人，長慶間遊化至大理」；又曰：「禪陀子，西域人，隨李賢遊化至大理」；「紫島法師，侍李賢者至大理」；又曰：「羅岷大師，天竺人，遊歷諸國後來滇」；此諸人姓名可考，事蹟不詳，各本所載，亦有來入。至如西天竺白胡師，焚疏請之，感應而至大理，說近荒唐；然唐宋間雲南佛法，有自天竺傳至者，須有天竺僧，記錄或畧耳。

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二：「後梁末帝貞明四年，西天三藏鉢恒羅(Bodhiruci)至蜀，自言從摩伽陀國至益州，途經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里，時蜀主王建光化元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歲。志磐述曰：「鉢恒羅至蜀之路，乃當正西，即張騫所謂大夏東南去蜀不遠之說，比之西域南海兩路，宜應稍近，而今所經歷約十萬里者，當是山川盤折，風俗不通，取道紆回，故十有餘年方得至蜀，以故來者僅鉢恒羅一人，而此方絕一人取此路也」。按：志磐所推測道路之難，誠當如是，故佛陀取此道者少，然非不可通，且非無人行也。

蜀王建時，雲南爲鄭氏所據，稱大長和國；後趙楊興替，乃至段氏，稱大理國，其時，亦與天竺蒲甘交通；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曰：「西天諸國，傳聞其地之東有黑水淤泥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碁、吐蕃、大理、交趾之境也」；又卷三曰：「大理國，五程(按當誤)至蒲甘國，去西天竺不遠，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絕險耳」。大理國與蒲甘交通瀕繁，則文詳之；周去非在廣右，亦知此消息也。

倮江紀程

陶雲達

這是我一九三四至三六年在雲南調查人種時的日記的一部分。倮子是在高黎貢山以西毒龍河流域居住的一種土人。自稱為毒龍。毒龍河的俗稱為倮江，或僞江。僞江這個名稱的由來，大約因為這條河的曲折很多。滇西北漢人讀曲字與求字音相彷彿。乃稱之為倮江其居民單倮子或僞子。「毒龍」是球語的譯音，意思是石岩。倮子自稱，當為石岩人的意思。

自三四至三六兩年之間，我走了不少的路。單先把這段日記發表，是因為：自葉枝往西，走北路渡瀾滄江越碧羅雪山，怒江，高黎貢山至毒龍河，然後走南路向東渡越同名的山江之南段而達小維西這條路線，及其所包括的區域，很少有人到過。而到過倮子地（就是毒龍河流域）的，尤其少。先我而至其地，發表過零星記載的，只有四人，即夏瑚，Princele Orleans，楊斌全，王繼文。因此社會上對於此一帶的情形很隔膜。我把這段日記寫出來，也許有點實際的用處，就是給預備到那區域的人，一個途程上的參考。所記均當日見聞，有一部是根據日記的摘要，再補加詳敘的。至於調查的事情另有專文報告。葉枝，茨宗，白汗羅，打拉，次開五處的地高是由靜生生物調查所俞季川先生供給，餘地地高紀錄都是我個人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葉枝

仍住王土司家。這兩天主要的工作，是打聽去葛蒲桶（貢山設治局）的路線和倮子江（毒龍河之俗稱）的情形。毒龍河在高黎貢山以西，爲怕十月以後大雪封山，所以必得趕早去調查那裏的倮子族。至於葉枝對峯山上的栗栗各寨，只得回來之後再說了。葉枝屬於維西縣，是第三區。即以原有土司境，任土司爲區長，從前王土司管轄的地方很廣，北達阿墩子（今名德欽）南及雲龍縣境之沿江地帶，西至倮江，東達麗江。但自葛蒲桶，上帕（今福貢）設治（宣統二年至民國五年）而後，其區域漸次縮小，然仍不失爲雲南西北部首屈一指的大土司。本爲麗江磨些族木氏的一個分支，後來要獨立一方，於是改姓王。土司王家瑞君，麗江中學畢業，二十多歲，是個文雅書生。

華枝寨子相當的大，有二三百戶，并有一條街子，開着幾家商店。環寨有斷續的圍牆，嚴然是個小城。在瀾滄江左岸高壩上。居民多爲磨些，及少數古宗和漢人。土司衙門頗偉大輝煌，爲自大理而後，所見之最可觀的建築。土司雖爲磨些族而奉喇嘛教。土司三弟入寺爲僧。每隔三五年，家人且親往拉薩朝覲活佛一次。每次都携大宗貢物，多至三十餘馱。自然活佛也是錫賞有加。直至現在還是如此，已經有三四代，佛堂陳設得華貴異常，有掛幅佛像，金佛。據說有些是活佛所贈。在這輝煌衙門之中，常見馱馬出入，土司兼營商業。家人操作甚勤，特別是婦女。葉枝爲雲南西北入藏必經之道，也爲滇西北漢化的終點，自此而北，漢戶漸少，水田，商店也隨之失去。我們恐前途發生飲食，用品的困難，除在維西購置外，又在此添置了些。

至晚一切停妥，靜待明日出發。我們頗感謝王土司給我們的幫忙與招待。葉枝地高2100m，

二十八日 康底

六時起床。趙至誠君即已先我而起，在那着馬鍋頭老楊和廚子和世忠幫馱子。老楊是懂得栗栗話的維西人，和世忠是懂得漢語的麗江磨些，能趕馬，做菜，蒸饅頭。還有李自凱是元江的窩尼，十八歲，因爲入藏實勤快，已經同我們繞了不少的路，着實吃了些苦，叫他小李。一共六個馱子，趙一匹馬，我一個滑杆。

從維西出來，本也是騎馬的，因為到葉枝後，加購了些東西，馱馬不敷，於是把我的騎馬去了馱，另雇伙子抬滑杆。這兩個伙子都是栗栗，其一懂怒子話，另一懂三種以上的話。這架滑杆的功用很大。與葉枝告別北行。仍沿瀾滄江右岸，路甚平坦，江面亦頗寬。行約五十里，至午後四時，抵康底。

康底居民三十家，大半麼些，少數漢人。寓王土司別墅，是一所中國式的小樓房。此地樹木甚茂，畧有風景，收拾甫定，預備休息。便有村人來求治瘡疾和痢漲。我們聲明不是醫生，但他們看見是着西裝的，認定是會治病，不得已予以奎寧丸及萬金油。感謝而去。長期一連又來了兩起。最後來一老婦，云其獨子生病月餘，不能起床，請我去看。我雖一再聲明不是醫生，而老婦苦苦哀求，只得去一趟，因夜晚又怕傳染，只遠遠看了，對老婦安慰一番。為慎重起見，沒有給藥。這地方之能信藥品，西藥，要歸功於傳教士。

二十九日 茨宗

晨七時起程，二時抵大石頭。因其地山壁有凸出之大石一塊，上鐫藏文。維西境至此而止。過此即為阿墩子（德欽設治局）界。少息，繼續前進，路漸狹，一邊大江，一邊絕壁，而石岩兩沖擊，碎石橫阻中途，甚難走。三時抵茨宗對岸。此處有索，對岸即茨宗村。悶熱，S.F. 索（即名繩橋）是康藏及雲南西北部很普遍的水上交通工具。瀾滄江怒江都穿流高山狹谷之間，江面狹而河床多石，成急湍，能行舟地段甚大。故只能用索。關於索，已經聽到很多了，在沿江走時，也曾看到過，但到這裏要親身去溜，眼見江水滔滔，索如線，心上不免有點忐忑不寧。（索係用竹絲或藤纏結而成之長繩，繫於兩岸之樹幹或大木樁上。其繫法則以弩弓。將較細麻索，長度與江寬同，結於箭端，射至對岸，由彼岸之人拖起。此細麻索之尾，後繫以較粗之繩索，其粗度遞增。以至最後到索。於是將兩端繫於樹幹。至於溜法則有製就之管板，或自備或向管理索之「管官」索取，付以少許酒錢。管板係用堅木約華尺一尺，挖成凹形，其背脊凸出部分，穿一洞孔。溜時先將管板浮放在索之上，然後以皮帶將人腋下及臀部兜起，皮帶一端穿過背孔，繫繫於管板之上。管索有兩種，一為平管，一為陡管。平管則兩岸度相等，溜時，則人至江中心，必用手握住管索，攀援前進，以

達彼岸。陡箝則兩岸高下不同，溜時自高而下，瞬息即至。平箝可以來回，陡箝則只岸單行。但於陡箝處往往有來往各一，相隔不遠。無論平陡箝索，每條新的普通可以用半年。茨宗之箝乃是陡箝。我們到的時候，恰好管官督策着土人正在更換新索的。在原來已有的地方，其更索方法是將新索由人在箝板上帶到彼岸。較爲簡單。我們到時已起首動工，但土人不喜歡一味的工作，他會感覺到乾燥，他們是要談談天，唱幾句，甚至於泡一壺茶，慢慢的在弄。直到五時半方畢。雖然是簇新的箝索，我仍有點膽寒。而趙君及同行工人們（都是未曾溜過的），都憂形於色。管官看了這光景，於是建議一個辦法，是「帶溜」。當請了一位善溜的古宗，我猿攀在他身上，並以帶繫之。彼則自繫於箝板之上。溜去，速度至快，溜在半空中，但聞耳旁風聲，剎那時，已還彼岸。第二趙君，亦如吾法。我們彼此照像。以後小李，和世忠等。最可憐的是馬匹，也是過，動物怕死的，眼睛表情，真跟人一樣。大體凡活的東西都怕死。直到天黑，人，馬，行李都過來，平安無事，皆大歡喜此行二里許，到茨宗村，寓村長家：天微雨地高2150m。

此村居民有四十家，多古宗，次爲栗栗，怒子，漢人及其混合。居民房屋分上下兩層，上面住人，下面住畜。材料用木，與中甸及麗江之木房粗同。瓦磚甚少，有之，則自教堂分來的。此間有一天主教堂，非常壯麗。以天晚，未能細看。初建於一八八九，漸次闢充。材料人工多自劍川縣運去。本村信教者有三分之二，因信教，政府官吏不敢來向他們取稅，有此優點，信教的漸多起來。但因有喇嘛教的努力，所以還有一部分不信。自葉枝起至此，這一股路，我和 Prince beorleems 走的相同。當晚打聽去貢山路線，知有兩條，一爲越碧羅雪山北路到怒江，一爲南路。我因 be orleems 走北路，而有相當記錄，所以決定走南路。所謂南路是在茨宗之南，而南路北路以茨宗爲準界。至楊斌全民國十九年調查此段中緬未定界去貢山則是岩瓦起碧羅雪山，較我們所選擇的更南。我們的路線，適在彼兩者之間。因晚着寒，夜間微燒。但吾決前進。

又，此處 官服裝，頗值一述。衣藍色大領道袍，捲邊黑氈帽，黑靴。此爲 官制服。望去頗類平劇中之丑官。聞已傳五代了，非「大官」至，不輕易一著。

三十日

晨仍雨，至八時止。起身，出村向西南上坡。即瀾滄江怒江之分水嶺，碧羅雪山。傾斜度甚大。山岩爲風雨剝蝕，化爲碎礫，鬆滑難行，至此不能乘滑杆，決改步行。漸行漸高，回首北望峻嶺起壘，山峰積雪晶然，是即西康境內之四奔大雪山。東望雲嶺雪山，已在眼下。山峰五雲霧所遮，以望遠鏡俯視山腰栗栗村寨，歷歷可數，瀾滄江蛇行於兩山之間，細如小流。復上行，地勢較平，森林甚茂，多爲松及羊齒草。有小澗，沿此小澗伸去。至午後三時，濃雲密佈，似欲雨。出森林，眼前一塊草地，青綠可愛，四圍叢木高山，有小板棚一，乃止息。蓋我們只携兩個帳篷而從人連護送的民團古宗共有十五六人。故只得乘此有木棚之處止宿。忽寒60°。似微發燒，乃除服奎寧外，着了皮袍。天驟，果雨，幸在帳篷外復加了油布。古宗兵及工人等均擠在木棚中，升火，忙着吃晚餐。

古宗兵，每人隨身攜有食具，甚簡便，計炒麵粉一小袋，牛油一筒，菜一包。將茶煮好，參以牛油，以竹筒攪之。然後將麵粉倒在手心，滴以油茶少許，以手捏之成團，送入口中，是爲蒂巴。然後復以茶送之。此狀我在中甸一帶已經看過，且嗜試之，味甚甘也。爲古宗之主要食品。他們在棚中，環火而坐，且食且談，毫無倦容。馬鍋頭將驢馬之一足綁起，繫於草地之木樁上，防其遁去。有些較馴的，則任其自由。此處要看馬鍋頭的本領，本領好的，則高聲一呼，用料斗一引，便都歸來，所謂本領，就是他平時對於馬的訓練。楊鍋頭是相當能幹的，從中甸帶來的那隻哈巴狗，冷得委委縮縮，伏在箱子邊。在邊地旅行，狗等於一個衛兵。明日應行之路，聞有七八十里，且係上坡路，飯後即睡，亦忘疲也。

九月一日

天未明起，雨止，冷得可以52°。復向西行，沿森林中小澗而行，因昨晚雨，路極溼泥。四外山頭都爲雲霧所蔽，加之叢樹蔓草，陰暗無光，如是行有三十里。至一草地，旁小泉，「開燒」(即在中途吃午餐也)飯後向西北行，樹木漸少，只有野杜鵑，羊齒草，及短針松。漸上升，石岩作階形，光滑如磨。再西進，至一山坪，有木棚兩座，止宿。甚寒，50°。時爲午後四點鐘，高3460m，稍晴，山巒間雲霧飛騰，剎時却又化爲烏有，山峰爲風雨剝蝕之裂文清晰可見。至晚復

燒，蜷臥帳篷中，寒風掀帳而入，如在嚴冬。趙君恐夜間大雨，乃大搭其窩，帳篷外復加氈子，兩布，儼然一工程師也。用人小李是熱地方的人，至此連呼冷死人。入夜風漸大，呼嘯迴旋，若有所追尋。

二日

大太陽，諸人喜形於色！七時向此行，登坡，再轉向西。碎石浮壘山坡，極鬆滑。旋至一處，山坡作凹形，蓋在山岩間有罅口約一公尺長，上搭以石板，其下即萬丈深淵。人搭石板而過，稍一不慎，便成瀾鬼。我為小心起見，囑兩古宗，前後各一，分握吾兩手而進。趙君亦如之。在此處，不能不佩服驢馬的大膽與靈敏，竟泰然踏過。再上升，雲霧大作，十尺外迷離莫辨。爬至丫口（即孔道），甚冷，45°，高4200m，此為碧羅雪山之脊背，過此即為下坡路。自丫口西望，羣嶺起伏，重壘如屏，蓋尙需若干山峰，方能達到毒龍河也。伏視，則下坡路陡如立壁。趙君因照看駝物在後，吾甚為其擔心，蓋趙慣於上坡而怕下坡。余仍由兩古宗前後各一索握吾手而行，歷一小時，始下至坡底，趙幸無恙。再上一坡，至其巔，則可望見高黎貢山，山峰為雲蔽，望去似甚高也。再下坡，迂迴而行，路稍闊，兩旁有花蕎，蕎花正在盛開，微風波動，綽約如錦。此路聞為法教士所修，伏子等贊頌教士功德不已。午後三時，乃大放晴，心曠為之一爽。漸漸可以看到兩個山壩，其一即白漢羅，有教堂莊院，甚整齊。另一為怒子村。吾趨白漢羅，地高2540m，寓一古宗家，係由怒江北部遷來者。教堂司事一人來談，因吾燒復作，未能偕往看教堂。土人贈吾雞一支。自漢宗而後，均是吃火腿，蓋中途無村落也。大晦，吾病似亦隨之而愈。打聽路程，知明日一天即可抵達菴蒲桶，貢山設治局局治所在，仍先着人攜函通知設治局長張叔霄君。我和張君在大理時曾會到過，彼曾任旅長，說一口帶川音的北平話。

四日

畧霽雨，自白漢羅向西北下坡。越一壩，其旁有怒子四家。再上坡，雲霧散去，天朗氣清，出及山巔，乃見怒江蜿蜒行於山峽之中，對岸即高黎貢山也。吾等所立之處，仍為碧羅雪山。稍停開燒。由其處，可望到怒江兩岸之怒子村落。每村甚少，多為三五家人。有一怒子，佩一單鞘刀，着白麻布衣褲，蓬頭，在吾

等開燒處貯立半嚮而去，遇到怒子這是第一次！旋復下坡，向西北行，仍沿江左岸。約兩小時。望見對岸一三角洲，此即貢山設治局衙門所在地也。繞至其北，始有一落索。時已四時。先着人再通知張局長，至五時，於是過索，此次我們都老練了些。單人過去，不用人帶了。到對岸，向南，行兩里許，乃抵衙門。云張局長在學校候我們。東西都搬過去了。往學校，新建。與張晤甚歡。飯後，頗倦，早寢。計自葉枝抵此，共行八日，尤以自茨宗到打拉，翻越碧羅雪山，履危涉險，艱苦備嘗。幸慶一切平安。高1800m。

五日

葛蒲桶設治局今改貢山。今之局治在打拉，係民十九年自葛蒲桶村遷來的。葛蒲桶在打拉北廿里。打拉居民只廿餘家，其中以怒子為多，古宗次之，漢人則只三家。都楊姓。由鶴慶遷來，已兩代。此學校係民國廿二年新建，貢山全境，除教堂外，以此學校之建築為最宏大，計有樓兩面，每座上下各三大間。有個相當大的院子。學生現有廿七人。主任教員一人，而歷任設治局長均兼點課程。程度為初小至高小。經費由縣籌，但地方紳士（實即楊姓等數家），亦多捐助，學生住校，宿食書籍均由學校供給。雖如此待遇而土人仍不願來讀書。

楊氏老人談，怒江辦學自清光緒末年夏瑚來貢任事起，即開辦至今已三十餘年，其間自然有中斷，或因辦事不力，但主要原因還土人根本沒有讀書這個觀念，苦口勸導，始終不信。怒子栗栗人家，男孩長到十三四歲，父母即授以卜刀一柄，告之曰：汝而後以此刀，可以砍柴，可以衛身。不可使其須臾離身。此後則任此兒由自，絲毫不加限制。刀則寸步不離身，為生活的必需品。現在的這廿幾個學生，真不知費了多少口舌，才算有此區區成績。楊家老弟兄，對於公務都很熱心。因為納了土婦，家中生活半土化，對於他們子女非常關心，怕他們後裔變成土人，所以極力的要他們「讀書學禮」。又，有些土戶，因為政府屢催，為塘塞起見，竟花錢雇人頂替上學。

又說：土人有病，只請巫師被離而不信藥。雖然很有一部怒子，栗栗是靠「拔草藥」如黃連，貝母等為生。但他們只以之為「貨」，而不信其能治病。他說了一個故事情形，頗似不開通的漢人與西藥的關係。怒子，古宗病了向來請巫師

殺雞殺牛去禳鬼，我們看看病人，好意的去勸他們吃點草藥，他們是絕對不信從的。並且認為我們是要賣藥換錢，其實我們是白送他們的。有時，他還認為是要用毒害他們。但是，到巫師驅鬼而後，病還不好，到臨危不能救時，他才來找漢人求點藥。最初我們總覺得應「盡人事」，姑且給他吃點試。吃好了，自然很好，但是病到如此地步，好的成份很少。如果吃了之後，恰巧死了，那土人便說這是漢藥把他害死的，便落一世的埋怨。貢山一帶，每到夏秋，瘧疾，痢疾便大流行，較大的村子，（十餘至廿戶），每季總要瘧痢死亡四五個，小村也一兩個。春季天花，痧疹亦甚，小兒羅難甚多。

貢山全區人口為八三三三口，怒子佔百分之三十，栗栗百分之二十，涼子則至百分之五十，涼子均居高黎貢山之西，毒龍河流域，而此地帶為滇緬北段未定界。故人口之伸縮性甚大也。

如果時令寒，舊曆十月初便大雪封山，所以我們要趕緊入涼子地。第一問題是打聽路線。毒龍江雖是屬於貢山設治局，但是因為要越山過嶺，歷來局長從無人去過。據我所知，先我而去涼江的（除人及藥商除外）只有四人，曰夏瑚，光緒三十四年七月Prince de Orleans，法人，較夏為先。楊斌全王繼文民國十九年，四人而已。即貢山下地人中，去的人也很少。所以打聽路線，確非易事。至晚，方才有個眉目。自貢山去毒龍河計有三條路，分為南路，中路，北路。南路是由怒江右岸之茨開村越山而至毒龍江之茂頂村。中路由打拉之南翻山至毒龍江之雪窪塘，光緒三十四年夏瑚即取此路，北路由打拉向北濟當蒲桶，四季桶，女瓦龍，翻山而直達所且村。我們到毒龍江的主要目的是調查涼子族中的文面部落，此部落之分部則南自不考王河，北達拉卡搭。因此決定走北路。Prien de Orleans 係由滇康交界處往，更較吾路為北。楊斌全則與吾路線相同也。

路線問題解決而後，第二個問題是伙子、翻譯。高黎貢山此段雖不算高，但是路途却比碧羅雪山我們來的那條路難走得多。馬是不能走的。又因毒龍河的涼子不種米，多吃蕎，高粱，包穀。所以糧食也要帶進去，而且需夠相當時日之用。連用具食糧等等，需要伙子，約廿人。雇伙子是個困難問題，這凡到過雲南邊地工作過的人都經驗過。土人是不願離家的，雖然能得工錢，也是不樂意。廿個

伙子不是少數，我們託張局長及楊區長即時派人覓，以免臨時着慌。許以高資。入夜江水滔滔盈耳，此外則寂靜如塞。

六日 打拉

晨雨，作簡單之工作報告。囑楊區長催雇伙子，並代購米。楊稱，昨日已着人去雇，但至快明晚方能集齊，米則打拉才有，必往有漢人較多之村子購買，亦須後日方有也。貢山全境无街子（即集市），食用都自作自給。局長雖加屢勸導而土人則置若罔聞。亦以人口過少，土地貧瘠所致，要想吃肉，須有人預約，共分，方才殺一隻猪具今天開猪筍，蓋有人勳刀也，屬人往觀，則係楊區長家，本欲以一方肉見贈，但吾付資取之。晚張局長來，乃邀共食，並請楊區長，和校長大嚼。張因與藏屬擦瓦龍土司辦交涉，約會於打拉北某地。明日去。乃囑付其師爺并楊區長等對我們去倣江事，妥為照料。彼須數日後始返也。

九日 打拉

伙子總算昨晚雇到十四個，譯事則至今晨方有眉目。蓋通倣漢兩種語者甚少，多數則為涼栗，倣古。楊携名長鳳之古宗，又名獨立，怒子。能通倣漢語。楊並保證二人為人忠實可靠。乃決定兩人都雇，蓋一，防在翻譯時生毛病，有兩人可以相對証。二，防其中途變卦逃脫，多雇一個，以備不虞。晚作各種準備，但無論如何減輕，至少需要十四個人措也。將馬匹寄存一漢家，另一村中，請其村長負責。草料錢預付。伙子每個自打拉越高黎山之所且村，全程工資連伙食新漢幣六元，合國幣三元。譯事暫定每日新幣二十元，合國幣十元，管飯。

十日 從德

預備多日，幸今得以起程。晴。趙君及余，共為二十個人，計伙十四個，通司兩個，小李和世忠。楊鍋頭則因馬在貢山，同時身體有點不適，未同來。八時出發，沿怒江右岸北進，經一怒子村，約七八家。十一時抵從德，有一建築宏壯之天主教堂，自今晨起，即看到趙君面色很難，精神也很萎靡。至此，趙始言發燒。按其脈則搏甚急。蓋彼晚即燒，為恐耽誤行程，秘而不言。今已不能再支持。出外旅行身體康健為第一重要。吾乃至教堂，適教士任司鐸 J. Jeuestier 在，述吾來意，并擬借宿。教士已六十七歲，生於1858，於1885到西藏傳教，在雲南

已近五十年，來怒江崇德亦已三十年矣。人甚和靄，當允借吾兩屋居住。趙服奎寧，靜臥，由李自凱陪伴。

任司鐸偕吾參觀教堂。不意在此邊荒，竟有如是壯麗之建築，不但土人目之爲奇蹟，吾亦欽佩教士精力之偉大。建築費時三年，恰好今天剛剛完成，工人是由劍川請來。全個教堂，成爲方形，大四合院，兩旁住樓，禮拜堂居中，甚高大，自底到塔峯尖端約有七八丈高。禮拜堂可容五百人。主龕陳設異常輝煌眩目。每日晨夕作禮拜兩次，作禮拜時，司鐸披白緞鑲金絲花邊之禮服并高冠。舉止莊嚴，禮節繁重。頗帶些神秘性。天主崇儀式本甚繁瑣，而一日兩禮拜，則未之見。此蓋喇嘛教之習慣。諸種行動，頗類我在中甸，麗江時，喇嘛寺中所見。此或許是康滇天主教因地制宜的意思，特別模仿喇嘛以誘信佛之土人入教。可惜各大教堂，且已開辦三十年，至今教友只十餘人。老司鐸談到此處，也不禁喟然了。他是個典型的老輩法國人，身體不高，方圓的臉，恢藍的眼珠，做起事來敏捷而有力，在這種偏僻的地方，能住這麼多年，真有耐性。他取出咖啡來款待我。按照法國人普崇的習慣，他也是不用奶的。但是他告訴我，養了一個可以擠奶的牛和幾隻羊，邊地教士多自蓄牛羊。甚合算。

他沒有去過儂江，雖然在怒江住了三十年。因爲路過於難走。Druce de Orleans去儂江，他幫忙不少，聽護送該氏往儂江的土人云，Le Orleans嘗因路險道長，悲鬱至於淚下。司鐸出示夏瑚氏之像片，夏瑚光緒三十四年至貢山，政府派他來辦理教案。同時兼管怒江事宜。教案的主角就是任司鐸。原當他來此地傳教初，曾在中址建築了幾間茅屋。當時在葛蒲桶有個相當大的喇嘛廟，而此一地帶的怒子多奉信之。任來傳教，在喇嘛眼中自然是眼中釘。彼此之間曾磨擦了些時。不期一天，喇嘛使土人放火燒教士的茅屋，登時火起，教士幾乎被難。於是在轉輾脫險後，到省向政府交涉，掀起「教案」大問題。政府乃命夏瑚來怒澈查。後來由地方及政府賠償兩萬兩銀子了事。夏瑚爲政府派來怒江一帶治理地方的第一任漢官。因爲爲人精幹，教士雙方都極信服。夏并往儂江宣撫，達至坎底木王地，即今緬屬之葡萄廳爲羅夷（Ahom）土司地。宣達政府德意。當時木王並以土物購買。時爲光緒三十四年事。夏會條陳治理儂怒兩江辦法，言多中肯。惜

情政府正當多事之秋，未遑顧及邊政。司鐸稱夏瑚曾辦了一個學校，成績相當的好，但自他走後，繼任者辦事不力，曾中斷。即今打拉學校之前身。

趙君到晚燒猶未退。余甚憂，恐其為腦膜炎，熱度 94° 以上，再服奎寧。

十一日 從德

趙燒畧減，但週身無力。似需週餘調養。籌思再四，決先入隊，午後四五時，有士兵來報稱張局長來借宿。知張已由察瓦龍返。張稱交涉圓滿。簽有協定，大意凡漢人入察瓦龍土司地挖黃蓮貝母者，須於入境時，繳稅若干。已納繳者，土司不得藉故飭人毆傷此輩。設漢人被毆，由土司賠償，傷賠現金五十元，死，賠償現金乙百元。蓋因不久以前有兩漢人為該地土司毆斃也。張云，靜生生物調查所王啓光君已抵察瓦龍，不日來貢，並將入隊。余因趙病，在教堂恐不方便，乃與張商計，趙寓局署，便有人招呼，蓋各工人均須隨吾入隊也。乃決定明日趙偕張返局署。通事長鳳，據張得報告，為人甚狡黠，昔隨楊斌全入隊，對土人諸般苛勒，土人恨之甚深。為慎重起見，張局長為吾另覓一馬姓川人，年已五十餘，曾往隊地多次，通隊語。於是將長鳳辭退，改雇川人。

晚將各事說與趙知。趙仍欲勉行，余遏止之。

十二日 女瓦龍

八時起，趙勉起，與任，張送吾至院門，握別。張趙定十時返打拉。余及隨人向北行，仍沿怒江右岸行，約廿里；離開怒江，轉向西，登山；又十餘里，抵四季桶。坡坎甚多，傾斜亦大。拄杖而行。在四季桶休息兩小時。其地有七戶，均怒子。參觀住屋，及用具等。時為中午，因在山谷中，甚悶塞， 92° ，地高1100m，繼行，均羊腸小道，且高低不平。旋倚山坡狹道而進，下臨深淵，且迴迂而轉，危險萬分。乃由獨立及小李一前一後，拖牽而行。至一石岩，無草木，凸出於山坡，下為深淵，行者必岩石之凸處，而足踏石之凹處，試足前進。以此地實大危險，除獨立小李而外，復由兩揹夫上下前後四人，在前者牽，在後者扶，在上者以索繫吾腰部，在下者以手托吾足。徐徐前進。在此環境中，吾真成個廢物。設吾赤身而至，將無以維持生命，必至淘汰而亡。又至一處踏處且無矣。其險無法形容。獨立欲措我而行。不得已，乃使之措。但人壘其身上，感覺尤為怕人。目俯視

，則見其兩足在石岩上一粘一起，稍一踏錯，則兩人必均落墜，粉身碎骨。如是約三分鐘始過。稍息，沿一小澗行。上坡下坎較前畧好。

午後三時，抵女瓦龍。借粟粟家止宿。此地只此一家也。主人爲一好弓手。本板牆掛有弩弓五六支，并獵得之獸頭骨。且能自製，并供給附近人戶需用。房爲一層的，即平房。牆，頂均用木，間以竹。用具除鐵鍋外，均爲木竹。以葫蘆盛酒。高 1920 m，晚七時，6 $\frac{1}{2}$ °，屋傍細澗。水流入怒江。

見一文面女子爲第一次見到之文面人。聞爲婦，來此地遊玩者。見吾注視逃避。

十三日 風水灣

晨起微雨，復越小澗，沿澗之右邊，西進。沿途茂竹高樹，不見天日。路漸狹，倚山臨澗，叢樹橫生斜長，樹根且露出地上，人即在樹根上攀踏而行。緣澗險濕，衣服盡透。去歲來滇時，經香港所買的膠皮靴，從未用過，幸而帶來，至此乃大得其用。然以膠底踏樹根，甚滑也。至一石洞，開燒，雨猶未止。洞一連兩個，大者可容二十人，出入保江者，多在此開燒或宿。

正倚石休息，忽一古宗叫喚。詢之通司，知謂「有野豬」○其中一人佩槍者，踉蹌逐去。旋返，蓋野豬已逃無踪。餐後繼行，路如上午。由一數樹幹搭成之橋上，跳踏過澗，至其右邊。澗水盛急，西望，則山岩塔形，泉湍其上，成瀑布。泉聲甚響，行人呼語，如隔霧中。再上坡，轉西，離去山澗正支，五時抵一小平壩，在岩石下旁小澗搭帳篷止宿。此處名風水灣。2600m，晚7 $\frac{1}{2}$ °，伏槽等分居岩洞中。此處附近孤塊大圓石。冰期之遺乎？石洞甚多。洞寬者可容二三十人。往各洞詳察，有柴炊遺跡，別無他物值書者。洞之較大者有五個。

十四日 無名洞

昨夜幸未雨，晨光洒谷。仍沿澗之右邊。前進澗漸向南，我們轉北，至十一時，抵一平壩，長約十餘里，寬八九里之平原多叢竹。路右有孤立大石數塊，石凹成洞。即在此開燒，若繞洞。地高 2800m，7 $\frac{1}{2}$ °，大石之對面，即南面，山峯矗立，作犬牙形。雲霧繞其巔。通事謂該處現正大雨，氣象學家也。

飯後繼行。路稍平。約十餘里，道右（即西北方）山巒積雪猶在，陽光照得

晶亮。其下石岩如塔，山水自此塔流下，成瀑布，旋穿越平原向南轉東，蓋昨前三數日所見小湖之源泉之一也。通事云，此雪峰之後，有一湖，周圍三里，湖中冰塊奔騰，如有怪物。湖時產貝母，往採貝母時，不能出聲，也不敢吸煙，否則必為冰海所吞云。至五時上一石坡，作塔形，光滑如磨。當為川流所蝕者。至一洞，無名，止宿焉。高3060m, 70°，由此處東望，可及碧羅雪山。此岩洞之右（即南方，蓋洞向東也），為一排與貢山脈交叉之山峰，參差重疊，秀麗異常。此屏峰之背面，即為自怒江到儂江之中路，夏瑚所取之路也。今日為舊曆八月十四日。入晚月出，晶亮如鏡，寒光耀山谷，四野寂然。

十五日 山脊

路途為叢竹所蔽，甚難行。旋向南，上一陡坡，因夏日久雨，青苔極滑。漸升漸高。至3640m時，樹木唯短針松而已。再轉向西北，經一湖，約四里長，二里寬。驟寒，64°，再上，至巔，3940m，四望無一株樹，僅羊齒草一種粉紅色的矮花。雲霧迷濛，十步外不見人。56°，下坡，至一有樹之平場，搭帳幕，止宿。雨止。惜陰雨，今日未能攝影。為高黎貢山之脊背也，越此即為下坡路。前數日所行，均為石岩，今日至最高處，則見到土，及細沙，土作赤黃色，特別是湖畔，均是沙土，如在平原。

十六日 辦板黨

晨雨，向南行，旋轉西北。此為高黎貢山之右麓，再上下數坡峯，轉向正西。下坡，對面一山，仍屬高黎貢山。傾斜甚大，如直壁，由四人以索牽余而行。約二重許，始抵山底，沿小河向西南行。兩岸多實心竹，叢竹蔽路攀躡前進。至一有木片棚處，止宿。高3310°，入夜，大雨，棚漏，水滴，被衣盡濕。不得已，旁火，坐以待旦。此處遇有三個商人，自儂江出，返怒江者。三日來，此為第一次遇到人。

十七日 所且

天明，即動身，沿小河右邊向西南，均是坡坎，雖不大，因無路徑，且竹木叢生，攀握跳踰，行動如猿。至午後四時，轉向西。上一坡，儂江在望！歡喜無量。遇兩儂人，一男一女，均青年，赤身，僅以布斜纏胸背及腿間，男持弓，佩

刀，女携一竹籃。由通司搭話，請彼兩人帶路到所且村。下坡倭人自動以刀爲吾砍除途中蔓草，并頻頻以目窺吾，似甚驚異而羨慕者。下鏢河邊，則一片包谷田，并其他菜蔬。在綠陰中，發現一長形木房，卽所且村長家也。村人聞古宗等高呼，羣出視，中有文面女子數人，村長，見余來，彎身合手。約四十歲，濃鬚，雄髮，佩刀。左手着一木鐮，通事當將張局長發冷之木刻，是一種令箭，此地因不通文字，一切命令均用木刻傳示。并口述吾等來意。村長乃請余至其長房中坐。在火塘上升起火來。倭房以整個木幹橫壘爲牆，屋頂以木片爲之。全屋僅一小孔洞。余因空氣關係，將帆牀按置孔洞下。因爲時已晚，乃燃燭（帶來的）寫信給趙至誠君，告其吾已安達此間。託怒江護送伙子帶回，蓋伙子等急欲返怒也，當發給每人工資，額外並給酒錢若干。各人道謝，定明日成行。

怒江之打拉起程，越高黎貢山至此，共行七日，雖是艱苦備嘗，却喜一路平安。伙子去後，現在工作人員，連我共爲五人，卽和世忠，李自凱，及兩通事也。當晚囑村長通知其他頭人，明晨談話。集人測量。並由通事將我來意宣傳出去，免生驚惶。伙子雖不知種米，但園藝甚精，各樣菜蔬種類甚多。今晚吃到扁豆炒和小米粥。吾胃怡然。實出意外也。地高1470m，

十八日 所且

屋中感氣因窒，而露宿帳蓬又恐雨濕。村長深解吾意，由彼父子并隣人以竹筴及樹幹爲吾在其房之對坡上架一棚子，工作甚速，僅三小時，便竣事，寬可容兩榻，并所携之三，脚活棹等。此棹架均趙君創製，靈動堅固，田野工作之利器也。

中午附近村子的頭人絡續到來。并本村之男女。約二十餘人，環立棚前。當向彼等說明，我們來是爲調查怒江一般居民健康的狀態。因此需要把居民的體格測量一下。測量對身體是有益處的。希望附近村長負責招集男女在二十一歲以上，四十六歲以下者，按次到所且村來。來測量者，每人給針三顆，花布一方。負責頭人，每人國旗一方，給紅結瓜皮黑緞帽一個，藍布一長條，針十顆。由通事譯成傣語，宣告大家。眾人似甚喜悅。爲鼓勵工作起見，當卽先以小帽分贈各村長。餘各物，待工作結束後再給。約定明日上午測量，至每村担任若干，由他們

自去商巖。

今日所見到的二十餘人中，女子有一半，除兩人僅文下頰外，餘均文全面。女文面，爲吾所知。但有一現象出乎意料之外者，即是在衆人中有棕色髮者三四，又狹波紋髮形者兩人。均男性。又面形上，蒙古種特徵甚弱，有數人無蒙古眼線，眉上峰甚凸出。體毛甚濃。此吾認爲意外可喜之事。蓋由此可斷：子族顯然含有非蒙古血種之成份。吾對組成中國人民之種族成分，即是非蒙古種成份，素感興趣。今日之發現，使我欣喜無似！在臨安羅羅族，元江墨江之窩尼族，及元江之花腰擺夷族中，亦有少數含有非蒙古種特徵之份子，然爲數甚少，甚微。

午後將所且村中之房屋形式，及陳設并居住方法，作詳細觀察。並攝影，惜陰霾，恐不甚清。四時復雨。晚餐後，邀通事及所且村長談天，紀錄風俗。由李自凱將測量儀器擦淨。爲恐潮濕，各儀器均在維西上了油。

十九日 所且

晨雨。候至中午，屢向村長催促，始來十二人，均爲本村中人。首量村長之子，共測量九人，蓋有兩人過老，而一人尙幼也。此九人中鬚髮及棕紅髮者二人在內。因土人男不着衣褲，僅以布纏肩及胯間故除按以往所量之二十二點以外，加量肩寬及胯寬。攝影，各剪髮一束。九人測完，因尙無人來，乃調查文面方法，禮節，並花文，意義，請村長爲我物色文面工具一付，擬購置。惜在此數日內無人文面，否則可親眼看怎樣施術。

候至四時，尙無人來。蓋數月來在滇測量人體，把我訓練成一個極能忍耐的人。土人認爲凡是和他的身體發生接觸的東西，均與其生命有密切影響。就是說，測量身體或照像，其影響或是可以延年益壽，或是可以疾病死亡。而他們是比較肯信後一個說法。因此測量人體和攝影，是調查土人中受阻力最大的工作。實際上不但土人，即漢人何嘗不然？測量的目的，和他們講是沒有用的，一是難使他們了解，二是他們即使懂了，也不會相信。至晚，催促再四，由村長及保董担保，明日可到四十人，均附近（四五里至十餘里）村中者。

二十日 所且

晨雨，村長約一袁姓來。袁名懷仁，其父袁裕才曾隨夏瑚入江，達坎底擺夷地。夏旋委袁為總管（即管理江居民之官）。其父故後，即由彼繼承，後因案被革，今雖不當公事，在江一帶經商，甚為僚子所推重。蓋亦念其父對僚人寬厚也。保董等因我要招集多人測量，事體甚大。故着人請袁來，由彼宣示僚人或可聽順。當與袁詳談各節，彼為人甚精明，頗能解吾人工作目的。定由袁預定每村招集若干人，按日去分訪各村。

後談及各情。稱，現在仍歸中國管轄之僚子，約近千戶，北自拉卡塔，南至木刺憂，西至不考王河，但自木刺憂以下，轉西至狄子江一帶，亦間有納稅者。蓋眷念夏瑚氏之宣慰。惜邇來我國官吏假借政令，對僚民諸般剝削，心漸向英。僚子文面部落，北自拉卡塔，南至茂頂。自茂頂而南，則為領部落。言語畧異。自稱均為毒龍（Duru），原意為石岩。無他稱。居毒河故有此名，抑是此河因毒龍居住而得名。詢之僚人村長等，均無能解釋。居僚江上游者曰Duru-nga，下游者Duru Lgio。

通事獨立本因家務，屢欲辭歸怒江。今乃以袁代之，遣獨立歸。袁當晚派人四出宣知各村。但云後日方能多來。

二十一日 所且

今日復雨。十時來十人測量之。午後雨漸大。與村中之年老者談僚子社會情形及風俗習慣，聞有一八十五歲老人，住某村，為族中專為青年人講故事傳說者，因年老，不便來，乃遣人預告，吾不日往其住處訪問。此老人為夏瑚所委之第一個僚子甲長，蓋除漢人管之外，復有一子任職，晚作書致趙，獨立明日行，囑其便帶。

（待續）

盤溪回教訪問記

盧振明

一、回教入盤溪與忽馬二姓

回教人遷居雲南華寧縣盤溪之時期，據故老相傳，在明末清初。最初，僅有忽馬二姓，來自潞江右所。此二姓今皆存在。忽姓是元咸陽王賽典赤瞻思丁三子忽辛的後裔，其族甚衆，散居雲南各地。遷居盤溪之一支，無族譜，及其他資料可考。至於馬姓，原籍江南，元時隨宦入滇，寄居潞江。至馬程遠時，始遷居盤溪。據「將軍第宗支圖述要」稱：

『馬氏原籍江南。有諱朝參者，從顯（咸）陽王入滇，寄居潞江右所；是爲入滇始祖。傳至高祖諱程遠，因貿易於寧陽（今名華寧）之婆兮（今名盤溪），見泉甘土肥，可以度世，遂携家屬而居焉。』

此宗支圖之撰述者，馬家鴻先生，係馬程遠之六世孫，彼蓋根據祖塋墓碑記，及本族故老傳述，所言當不致有誤。在馬程遠四門長孫文舉墓碑之石框（此石框右面上段已失，故不能看其前段之文）上，尙可看出有關的幾句話：

『口口口也。其先世本江南，系出扶風，從宦入滇，寄口口口饒，遂家焉。』

在此二十個，我們可以看出馬氏原籍確係江南。其次，我們要追問馬程遠之

盤溪，先是明末呢，抑是清初？馬氏祖塋。馬程遠墓最早，其墓碑上刻有「康熙壬戌年十月十二日午時生，乾隆壬午年五月二十二日午時卒，」那末，單說其出世之時，期，只能說是清初了。再說，他能出外貿易，且有「見泉甘土肥，可以度世」之能力，及「遂携家屬而居焉」之權力，至少也是三十歲以上的人所作的事，其時當在康熙晚年，假若忽姓之遷居盤溪，其年代與馬姓相差無幾（不論先後）的話，回民之遷居盤溪者，最早也不過康熙年間，距今約二百年左右。

二、回民人口與「丙辰之役」

盤溪鎮底園子，是在一座小山上，左水（南盤江）右山，四周田野，縱橫三十餘里，雨量適宜，氣候也相當平和，確是「泉甘土肥，」不論是往昔或今日看來，都可說是一處「可以度世」的好地方。據說，最初居住盤溪者，並不是漢，而是些開化較遲的，夷同胞。他們在這座小山上居住了不知有若干年代，便有一些漢人，遷來和他們同居。夷漢同居了相當長的時期，那些夷同胞，便離開盤溪，到山中尋找適宜的新住所了。據說，當一百餘年前，回教人初遷至盤溪時，還有未曾遷去的數家夷同胞。現在，他們除了六天來和他們作一次交易外，盤溪的街上，再也看不到他們的踪跡，只留得「勸夷寨」的名字。回教人之入盤溪，可說是盤溪的新住戶；或者說是第二次的顧客了。回教人遷居盤溪後，勸夷同胞便完全遷往山中。於是，漢回二族，便成了盤溪的主人。回教人少，漢人多，雖勢力不均衡，但雙方都甚能敬重，很少發生過大的爭端。年長日久，縱有些不睦之處，與全體或多數無關。至咸豐初年，盤溪的回民人口，已增殖至六十三家；以回漢人口的比率說，僅佔當時漢人的百分之一。後遇楚雄石羊鎮回漢爭廟事起，地方官員處理失當，遂成燎原之勢，各地混亂，靡爛全省，甚至貴州，陝川等地，也被波及。歷十八年始平。而盤溪地方，也被捲入漩渦，遭遇劫難。是時，正是咸豐六年（一八六五）丙辰，故今人稱為「丙辰之役」。其經過，有何慧青的雲南杜文秀建國十八年始末（載逸經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期）一文，并散見雲南各志書中，皆極詳盡。現將該役時盤溪之被難始末，簡述於下：

起事原因：漢人如乾人頭，黃保甲，豆老九，雷超，饒俊，張福等，常恃強凌弱，自以為漢未回寡，懷不良之念，與回教馬朝，馬福明，陳鳳等，歷年皆有

私鬥。而回漢正紳對此，皆認為係個人間之鬥毆，不加注意。咸豐六年初，饒俊等號召黨羽，明言燒香，暗謀劫掠，回漢雙方曾有衝突發生。饒俊等拜雷超為大爺，用大椅一把，八人扛之，前簇後擁，衆至百人，遊行街；回教人中不免有輕狂者，譏之為邪行。咸豐六年三月初一日，饒俊等又發市唱市，與回民馬福明等發生了小爭執，事件從此一發，不可遏止，一直到了同治十三年，始告結束。

此次事變，回漢死亡之數，雖沒有統計，然其數之鉅，定甚可觀。但盤溪回民的人口，確已較事前增加了數倍。這並不是說盤溪回民一人未死，而是當此變亂之際，各地回民，遷至盤溪，以圖自保。據最近盤溪回教協會戶口調查所得，計全盤溪回民共六百零五戶，男子一千二百六十五，女子一千四百三十五，合計老幼共二千七百人。

三、清真寺教與派

盤溪的清真寺，現有兩座：一在北門外，建於清光緒年間；一在東門內，建於民國二十年。以教門外教寺為大，房屋也多。計禮堂二十大間，可容三百餘人聚禮，清光緒十二年間建。南北樓房各五間，光緒十四年間建；宣禮樓五間，中間起頂，高四級，民國八年建；他如沐浴室等，前後非房舍約近百間，一律舊式建築，飛檐大瓦，奇偉壯觀。院內樹木蒼鬱茂，花植成畦。每日五時朝禮者，約二百人以上。七日一聚禮，人數加倍。上至八九十歲之老翁，下至八九歲之兒童，對於禮拜都很認真謹守。所以，清真寺內，終日滿出滿入，極為擁擠。

據說，最初盤溪只有一座清真寺，是建在寨東盤江岸上。當咸同亂時，這座清真寺被漢人佔了去，回教人無處作禮拜，便把北門外漢人的江神廟，當作了清真寺。過了十八年，回漢雙方言歸於好後，漢人要求以江神廟和清真寺對換，因雙方各有便利，互易遂成。在漢人方面，因見回教勢甚勝，認為回教的清真寺，臨大江，為風水之首，係興盛原因之一。所以要和江神廟對換，以破其興盛之勢。在回教人方面，本不信什麼風水之說，但求便利而已。原來之清真寺，在寨外一里許，來去多感不便，而江神廟正在回民居住之區，且已有十八年之久，對互換之議，都甚同意。所以，現在北門外之清真寺，本是咸豐六年前的江神廟。

東門內之清真寺，是回民自身因對宗教意見不同，發生了派別分建的一座。

本來，在阿拉的回教，確是有派別的，而中國的回教，原屬一派（哈乃飛），千餘年來，很伯有派別之分，尤其內地的回教。當清乾隆時期，甘肅蘭州有一位馬明新，因往麥伯（Mekka）朝覲，受了阿拉伯伊馬目（Imam）教派的影響，歸國後，便在西北傳其新說，各地嚮應者甚多。是為新教。「伊馬目」的意思，是領導者，或譯為領袖，蓋因此派認為穆罕默德聖人去世後，他的替位傳道者，是一代代傳下去，雖千萬年也不會絕統的，此每一代之繼承人，恒為當代人之領袖，故謂之「伊馬目派」。又名則海雷葉——即朗誦的意思，蓋因彼等主張祈禱最有力之法，除作禮拜外，即朗誦經文。——此言回教發生的原因，及其不同於老教的地方。

光緒十七年，他郎教長馬成麟之子馬永才，在甘肅受新教之影響，回雲南後即宣傳回教，欲在雲南造新勢力。當時盤溪有幾家富翁，擁護他的主張，但大多數的回民，都羣起而攻之。後來雙方鬧到法庭，打了一場官司；結果，大多數勝利了。縣官令他們雙方當堂具結，不得另行創立新說。一陣風波，就此完結。但過了不久，新教之擁護者，又生不平之心，終於分出六七十戶人家，於東門內建築清真寺一所，現有教民八十餘戶，自稱為新教。是為東門清真寺之來源。然而，在新舊兩方教民的感情方面，並沒有甚麼破裂。

現在北門清真寺禮拜堂內之右牆上，嵌有石碑兩座，一座是寧州縣所出之告示。其文曰：

「欽加同治衙署臨安府寧州縣備補呈貢縣正堂王為出示曉諭事光緒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奉督部堂王密札，為札飭嚴密查拿事。照得本部堂訪聞，前在甘肅叛黨回民，他郎之阿轟馬成麟之子馬永才，現由甘肅竄回，藏匿河西縣，並潛在該州婆溪地方，妄言真人出在伊教，煽惑愚回；並有私藏軍器，欲與老教回民，滋生事端等情，實屬惡不畏法。除飭河西縣嚴令獲辦外，合即密札，為此，札仰該州，即便密飭婆溪回民首事，查明該犯馬永才，如果尚在婆溪，立即捆拿送案，訊供收禁，稟候核辦，勿任漏遺。如有被誘之人，亦即出示曉諭，無為所惑，自取滅亡。切切特札，等因奉此，當即諭拏馬永才，出示曉諭在案。嗣據馬周等，上控馬會甲，無事生端，造謠害衆，蒙各大憲

，批州審辦。十一月十四日，復奉撫部院譚密札：爲密札拏辦會事，查前因訪聞逆回馬成麟，即他郎之阿轟之子馬永才，已由甘肅潛回該州屬婆溪一帶，妄興新教，當經札州示諭，並即嚴密查拏。嗣據馬治才等呈控，納間言等以無事生端，復以滇省回民，只分良莠，不分新教老教，批州飭訊，究明詳辦各在案。茲據回紳馬廷雲等，來轅具呈，馬永才之黨，馬周，馬治才等，拉毀告示，並馬永才係其接回東溝婆溪一帶，種種怪誕，年輕婦女，暗室傳道，飲物宜淫。又，由甘肅帶回昏飛子數駭，妄言惑衆。前因馬周奉押，回教已翻十六家，今因釋回家，復觀望等情。本部院查所呈如實，卽屬邪教。除呈批府轉行拏究外，合亟密札爲此，札仰寧州王署牧遵照，立即嚴密訪查，果有確（據），悉准免究；倘無確據，卽照案傳訊辦理。並出示曉諭回衆，各安舊業，毋惑新教，毋相猜忌生事，仍嚴拏馬永才，務獲究報。切切勿違，特札。等因奉此。本署州，於十二月初九日，等案審訊，將原被告之馬會甲，馬周等，秉公研訊，備悉各情。斷令革出以贖馬得安，准老教另請人充當；禁止邪教；凡入寺禮拜，皆遵舊規；以後倘有再行新教者，准漢回紳耆，稟官究辦。該兩造具有遵依甘結在案。除將審斷緣由，通詳請示辦理外，合行出示曉諭如此。仰該回教紳民遵照。嗣後，永不許再行新教，皆遵舊規，仍親和好，勿相猜忌，各安本分，是爾等之福也，本署有厚望焉！切切勿違，特示。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示。

另一座，是王知州底堂判和新舊兩派所具的甘結。堂判云：

州正堂王 堂判：

據馬周，馬會甲等，兩造當堂供明，願格去現當以之馬得安，卽馬周之胞弟，任憑老教之馬會甲等，另請人充當以贖。馬周等入寺禮拜，皆從古規。老教人等不許入新教，新教改歸老教。皆願具「永遠不敢滋生事端」甘結。如以後有翻異滋生事端，惟今日到案之原被（告）人等是問。具結了案，候本州通稟存案，請示辦理。

光緒十八年臘月初八日批

甘結，一云：

『具甘結，新教馬周，馬治才等，均係華溪老丁莊移居婆溪鄉住。今於州主大老爺台前，遞投甘結。實結得馬會甲，馬登（甲）等上控，蒙恩當堂審明確，回民等，實係新教，飭令嚴禁在案。新教仍歸老教，永遠不准再行新教，亦不敢私設教堂，聚衆妄行。進清真寺禮拜，聽從老教遵行，自不敢另行邪教，亦不敢滋生事端。至於以嫖馬得安革出，永不准新教充當掌教；另憑老教請公正之人充當。俟後倘有再行新教者仍隨漢回紳耆，稟官嚴辦。如違甘罪，結狀是實。』

又一云：

『具甘結，武生馬會甲，馬登甲等，均係婆溪鄉住。今於大宗師台前，投遞甘結。實結得馬周，馬治才等上控，蒙恩當堂審訊明確。馬周等實係新教，飭令嚴禁在案，新教仍歸老教，永遠不准再行新教，亦不得私設教堂，聚衆妄行。進清真寺禮拜，聽從老教遵行，自不得另行邪教，亦不得滋生事端。至於嫖馬得安革出，永不准再行充當掌教，任憑老教乃請公正之人充當。俟後倘有再行新教者，仍隨漢回紳耆，稟官嚴辦。如違甘罪，結狀是實。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衆回親同立』

這兩座碑，很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對盤溪新教的歷史，得到更多的認識。

北門清真寺，有公田二百餘畝，每年收租二百二十担，（盤溪小担；每担約值國幣四十元左右）。每年收入合計約在九千元，其數目不爲不鉅。然其開支方面，亦不少。阿衡每年薪金合稻子三十担，另有菜錢三十元，燈油也由公給；伊馬目（領回民禮拜者）年薪稻子十担；海推卜（講道宣者）和禮者，二人各四担；寺司務一人，稻子四担；雜役三担；此外，真光小學職教員，以及常年經費等開支，皆出於清真寺此二百二十担租內，其數目之鉅，用項之多，也很可觀。

據說，東門寺內無公產，阿衡薪金及一點用項，係教民按家捐給。

四、真光小學協會與回文師範

回教人在教育方面，是比較落伍的，這是事實，但近幾十年來，一般教胞，打破了數百年來「不讀漢書」和「讀書即出教」的舊偏見，各地教胞都注意起國長教育來。於是一般「回漢小學」，應運而生。真光小學，初創於清宣統年間，

今已三十餘年。最初名爲「清真寺附設半日學校」，一天只上課半日。至民國四年，復改爲「婆兮回教俱進會公立初等小學堂」因俱進會之成立而改是名。改半日爲整日，並設一二年兩級一班。至民國十二年，又增三四年級一班，仍爲複式教授。民國二十年，始分一三四年級爲四班。二十四年，增高級一班，並改今名。二十六年，又增添高二一班，合共六班，始成一完全小學。現在，全校男女學生，共三百六十人。過去畢業真光小學校，現已考入初高中學及師範肄業者，男女生約六十餘人。真光小學的課程，除每日讀回文一小時外，其他與普通小學無異。

真光小學的經費，自開始創辦半日小學起，至今日成爲完全小學止，除縣教育局補助教員一人外，一切費用，皆出於清真寺之公產。計每年的常年經費，約在三千五百元左右。

在學校之組織方面，甚爲簡單，除教員六位外，別無職員。至於校長，是和回教會有密切之關係的。當民國四年回教俱進會成立後，校長由俱進會長兼任。民國二十年，學校主權改由學董一人主持。二十四年，俱進會改爲回教公會，學董亦改爲校董，由忽全德擔任。二十八年，又改校董爲校長，由前任校長推舉馬寅初任職以至今，回教公會於本年七月間，又改爲「回教救國協會」，直接隸屬省分會，是爲盤溪支會。真光小學，是北門清真寺附設的。校址就在寺內。

回教救國協會，總會現在重慶，是抗戰後白崇禧將軍奉委座命，爲領導全國回民，參加抗戰各部門的工作而組織的全國回教最高機關。雲南省有省分會。現設昆明正義路清真寺內。盤溪之支會，成立於民國二十八年七月。由全鎮回民選舉幹事，設總幹事一人，幹事七人。總幹事爲馬華堂。幹事中又分總務、組訓、文化、婦女四股，由忽全德、馬有正、馬有柱、馬雲亮爲該四股之主任。對內對外之一切大小活動，皆由八位幹事負責辦理。救國協會的經費，係總會每月補助三十元，不足者由本寺公產之收入補充。因八位幹事全是義務職，故並無什麼大的開支。

其次，在北門清真寺內，尙設有回文專修科一班，其宗旨在培養能主持教務的阿衡而設。學生二十餘人，供給膳宿，此項開支，係當地教民每年所納的課賦

及樂捐（按回教教律規定，回民無論農、工、商、牧……等業，每年均有一種稅收，名爲『天課』。其出納之法，分收入的十分之一、四十分之一、有農產品、金、銀、貨幣、動物等等之別，詳見回教各典籍中，茲不贅述），與清真寺之公產無關。他們的課程，有古蘭注、聖訓學、教律、文法、字法等科。教員即本寺阿衡。畢業後即由別處回民聘爲教長，主持該地宗教事務。

五、回民的生活與職業

盤溪回民的職業，據最近協會的調查表職業項內所統計的數目：從事農業者二百七十九人，商業者一百一十五人，交通運輸職二十八人，人事服務四百八十四人，工業一百零五人，公務員三十七人。其他，兒童多在小學讀書，青年或入中學，或從事他種職業，婦女多幫丈夫料理家務，人各有職，只消費而不生產之無業游民甚少。

在農業及工業方面，以種甘蔗及製糖爲最要，而糖業在盤溪回民中，是一種副業，並不是獨立的工業。因爲他們製糖的甘蔗，是自己田裏種的，每年三四月間，是種甘蔗的時候。他們將切好的甘蔗芽栽下，五月施肥，十一月以後便可以割下製糖了。製糖的方法，是先將甘蔗切成小節，把蔗汁榨出，放入大鍋內熬，少放些香油和石灰，然後倒入一個個糖碗內，冷後取出，便成了市上賣的圓餅糖。這種製糖的方法很不好，據說，蔗汁不能取淨，榨後的甘蔗，尚能榨出水來。至於白糖，其製法約有兩種：一是將榨出的甘蔗汁，不製成紅糖，而一次便製成白糖。另一是用已製好的紅糖，再加水下鍋重熬數次，利用骨灰起去紅色，如濾水一樣由缸下將糖篩濾去，經過半月的時間，便成了潔白的白糖。前後兩法，其手序相同。據說，甘蔗在盤溪，已有一百五十餘年的歷史了。現在全壩（共五六村）的甘蔗田，約一千弓左右，佔全壩田數百分之五十。每年產糖約一百五十至二百萬斤。每一萬二千斤，值國幣一萬元。每年生產量，平均當在一百六十萬元上下。回教人的甘蔗田和糖產，約佔全壩總數約十分之三。在盤溪回民的生活方面，據我們見到的說，都還過得去，沒有十分貧寒的，也沒有過於富有的人家。

二十九年九月七日

稿約

- (一) 賜稿請用毛筆或鋼筆繕寫清楚，並加句讀。鉛筆稿及兩面寫者不收。
- (二) 本刊編輯有刪改來稿之權。
- (三) 稿中附圖者：圖表務用白紙黑墨。照片面積不得小於2×2吋，並須清晰。
- (四) 賜稿未附郵票者，無論登否，概不退還。
- (五) 本刊享有所登各稿之版權。在三年以內，不得登載他處。但經本刊特許者不在此例。
- (六) 賜稿每千字酌酬國幣二元至五元，或改贈本刊。
- (七) 如著者願得抽印本，本社可印贈五十份，但不再酬送稿費。
- (八) 賜稿請掛號寄交：
昆明昆華民教館轉
西南邊疆月刊社編輯部收

西南邊疆

第十一期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出版

編輯兼發行：

昆明西南邊疆月刊社

通訊處：

昆明昆華民教館轉交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代印處：

開智印刷公司

本刊已領得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

警字第六七九八號

雲南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

記執照第十四號

本期經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審字第一五六號

徵稿範圍

本刊徵求關於西南邊疆之文字與圖畫，內容包括下列各項之調查與研究：

- (甲) 1. 生活狀況與社會組織
2. 宗教與藝術
3. 語言與文字
4. 教育狀況
5. 民間傳說
- (乙) 1. 地理與氣象
2. 交通
3. 水利
4. 鑛藏開採
5. 農業與畜牧
6. 荒地移墾
7. 手工業
8. 對內對外貿易
- (丙) 1. 民族雜處狀況與統一問題
2. 邊民之戰時訓練
3. 沿邊交涉與對外關係
- (丁) 1. 邊地游記
2. 邊地通訊
3. 關於邊地圖書之介紹與批評
- (戊) 其他

廣告刊例

	每 期
底封外頁	四十元
封面裏頁	三十元
普通全頁	廿五元
普通半頁	十五元

(連登三期以上，七折計算)

本刊價目

每 冊	國幣一元
暫 不 預 定	
(國內一律，國外加倍)	

== 第六期 ==

再論夷漢同源	張廷休
西康丹巴調查	莊學本
雲南三大名花	秦仁昌
芒市擺夷的漢化程度	趙晚屏
諸葛亮與雲南西部邊民	江應梁
海南島苗人的來源	王興瑞
自騰越去緬甸	李生莊
書報介紹	袁 著

== 第七期 ==

貴陽的天氣	張寶瑩
籌設西康省農林植物研究所議	秦仁昌
苗夷教育之檢討與建議	馬 毅
海南島黎人來源試探	王興瑞
芒市擺夷的漢化程度(續)	趙晚屏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之研究(三)	楚圖南
滇緬邊境之種族界線	周光倬
順鎮沿邊的漢曼人	彭桂萼

== 第八期 ==

洱海的王魚	陸鼎恆
雲南嵩明縣之花苗	岑家梧
宜威河東營調查記	馬紹屏 傅玉聲
緬甸和交廣印度兩道考	方國瑜
滇西勝境碑	趙繼曾
滇康行記	徐益棠

西康木裏宣慰司政教概況	劉歷榮
雲南西北之康族	和永惠
西南氣候研究資料簡目	張寶瑩

== 第九期 ==

喬治福萊期(George Forrest)氏與 雲南西部植物之富源	秦仁昌
滇西邊區牧畜事業現狀與希望	陸鼎恆
發展鄂川乳扇業建議	陸鼎恆
柳州伊新蘭與馬雄	白壽彝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之研究(四)	楚圖南
四川邊地行紀	馬松齡
西康行紀	徐益棠

== 第十期 ==

開發邊民問題	陶雲達
滇西邊地農業現狀及其發展可能	周紹模
四川沙坪森林之分佈與現時採運情形	徐永椿
箇舊錢業之概況	趙 豐
卡瓦山聞見記(上)	方國瑜

== 第十一期 ==

擺夷人民之生活程度與社會組織	李景漢
海南島土戲之研究	岑家梧
湖南苗民的信仰	楊力行
騰衝瑣記	李希泌
耿馬土司地概狀	震 聲
卡瓦山聞見記(下)	方國瑜